

行乞興學之武訓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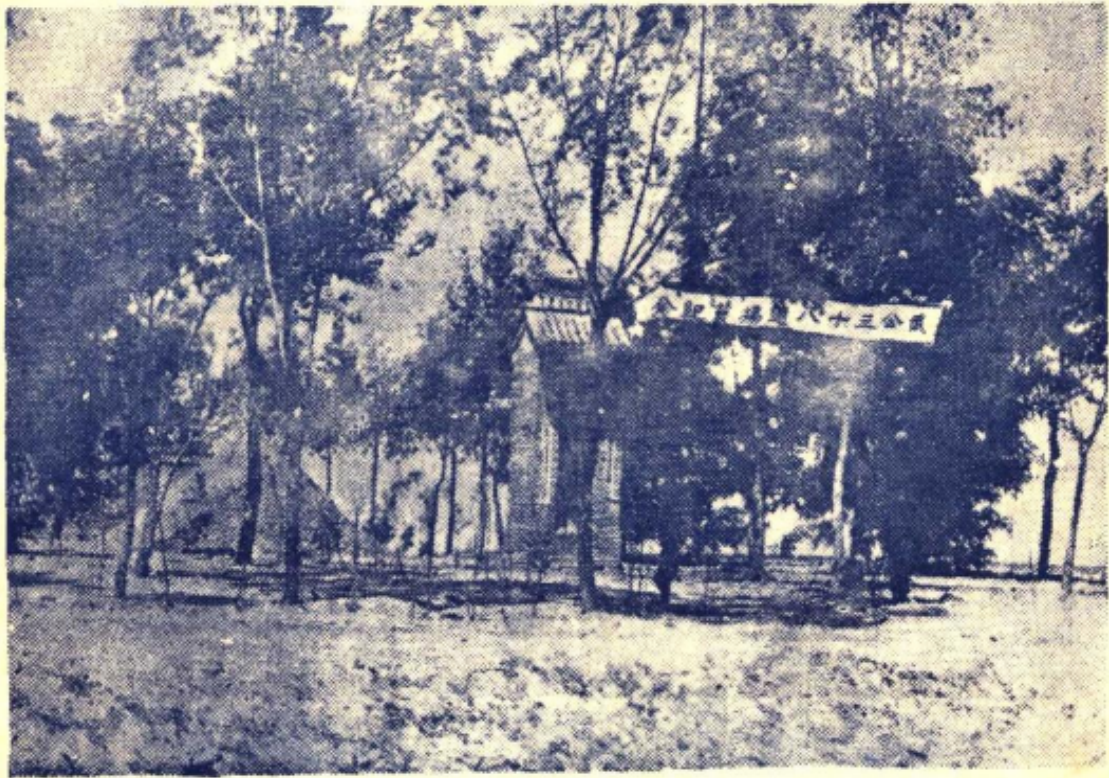
李松亭繪

(原真像藏山東臨清御史巷武訓小學蔚起樓武公祠)

武訓先生像贊

陳恩普

狹額隆首	豐頤扁口
狀類老嫗	行乞四走
布索銅釜	身與爲偶
斷纜殘縷	手目結糾
繪象者誰	松亭李叟
面貌精神	十得八九
其貌則醜	其功則久
三縣興學	出一巧手
允矣奇人	永永不朽



武訓先生墓園圖

(在山東省堂邑縣柳林鎮武訓小學外)

臨清武訓小學攝

編者序

李士劍

武訓先生逝世已經五十一年，五十年來的中國政治社會，雖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但是一般中國人民所應得到受教育機會均等的基本權利，並未獲得若何程度的改善。今天與武訓先生在世的年代相去已經半個世紀，而他當時所篤踐力行的興辦義學普及教育的偉大號召，雖然已經啓發了多少教育工作者的聞風興起，將他生前未竟的遺志繼續發揚光大，並且蔚成一種運動，但是我們以為這些還非常不夠，因為武訓先生的堅苦精神及其偉大人格，直到今天尙未能為世人所普遍的深刻認識。原因是到現在未有一篇完整的包羅無遺而正確傳記傳世。武訓先生逝世後五十年來後人所替他書寫的文章真是宛如浩瀚，實則各有短長。因之我們決定把歷年諸家所作有關武訓先生的傳記、年譜、軼事等凡是可覓得的稿件，都集攏來百樣雜陳的擺在一起，俾使後世研究武訓先生歷史的人有所取捨，並可一觀全貌藉資存真。

這裏十六篇文章中的前六篇一、「武訓先生傳」(梁啓超)二、「義學正武公傳」(劉子舟)三、「武訓傳」(王鐵梅)四、「武七小傳」(陳代卿)五、「武訓傳」(傅振倫)

六、「武訓先生的一生」（李光家），係輯自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時山東臨清武訓小學所出版的紀念冊，就中梁啓超先生的「武訓傳」在滿清末葉曾先發表於「新民叢報」，後來又曾刊入「飲冰室文集」。傅振倫先生的「武訓傳」是「清史稿」傳記中的一篇。

第七篇馮玉祥先生所著「千古奇丐武訓先生的生平」一篇是馮先生在南京居住的第二年（民國二十六年）時所寫，初曾發表於上海「宇宙風」半月刊，後來又收入他的文集「馮在南京第二年」的雜錄一章中。第八篇孫秋方先生著「記行乞興學的教育家——武訓」是武訓先生一〇五週年誕辰時所寫，曾載於綿陽國立第六中學出版的紀念專刊及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的重慶中央週刊。第九篇段承澤先生編繪的「武訓畫傳註文」，最初連續發表於民國二十六年秋天的天津大公報，以及後來在重慶印成的「武訓先生畫傳」單行本。第九篇張默生先生所著「義丐武訓傳」，卅二年九月首先發表於重慶出版的「時與潮副刊」，為武訓先生傳記中最豐富之一篇，後來曾收入張先生所著「異行傳」第一集內，經過陶行知先生提議武訓先生是一個平凡偉大的老百姓，不應列於異行傳中，張先生徇陶先生之請，乃再由東方書社出版「武訓傳」單行本，並附有豐子愷先生插畫二十幅。以上四篇中以段承澤先生所編

「武訓畫傳」及張默生先生著「義丐武訓傳」兩篇最生動翔實，流傳也最廣，而且彼此互有參照之處。

第十一篇變文甫先生著「武訓先生的生平」，是樂先生民國三十三年春天在重慶青木關應國立音樂院特約演講時的一個提綱。第十二篇李瑞階先生所著「武訓先生簡譜」，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為紀念武訓先生一〇八週年誕辰時所寫的，曾發表於上海的大公報、文匯報、學生日報等處。第十三篇周拔夫先生所著「武訓先生年譜」原是為紀念武訓先生一百週年誕辰時出版的紀念冊所寫，抗戰中未及發表，直到民國卅五年十二月五日武訓先生一〇八週年誕辰時才在重慶世界日報發表，原文約萬餘字，這只是一個撮要。編者個人所寫「武訓先生的軼事」曾發表於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的上海新民報。「武訓先生的軼事補遺」則未曾發表過。

我們所感覺遺憾的是周拔夫先生所著「武訓先生年譜」一文中曾數引張道平先生著的「武訓先生世系」及柳林武訓小學編「武訓先生年譜」兩篇文章，一時未能覓得原稿，不及刊入。尤其重要的是李瑞階先生曾於民國廿六年主纂「堂邑縣志」，他曾參考多種文獻及在地方採訪所得，著有「武訓先生傳」一篇，可惜在抗日戰爭中遺失了原稿。我們相信這三篇文章對

於研究武訓先生歷史的人一定有很大幫助，將來必定設法覓得原稿，再一併補入本書，以期成爲一本最完整最豐富最詳明的「武訓先生的傳記」，爲千秋萬世的世界人類所永遠傳誦。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武訓先生誕生第一一〇週年紀念日於上海

武訓先生的傳記目次

武訓先生遺像	李松亭繪
武訓先生像贊	陳恩普
武訓先生墓園	臨清武訓小學攝
編者序	李士釗（一）
一 武訓先生傳	梁啓超（一）
二 義學正武公傳	劉子舟（三）
三 武訓小傳	王鐵梅（八）
四 武七小傳	陳代卿（一二）
五 武訓傳	傅正倫（二三）
六 武訓先生的一生	李光家（二五）
七 千古奇丐武訓先生的生平	馮玉祥（三三）

- 八 記行乞興學的教育家——武訓……………孫秋方（五）
- 九 武訓畫傳註文……………段承澤（六〇）
- 十 義丐武訓傳……………張默生（七）
- 十一 武訓先生的生平……………樂文甫（二〇）
- 十二 武訓先生簡譜……………李瑞階（二四）
- 十三 武訓先生年譜……………周拔夫（二六）
- 十四 武訓先生的軼事……………李士釗（二九）
- 十五 武訓先生的軼事補遺……………李士釗（二九）
- 關於武訓先生的傳記……………李瑞階（二七）

一 武訓先生傳

梁啟超

武訓先生山東堂邑武莊人。少孤，無父母兄弟戚族，數歲卽爲乞兒。日夕乞，或日得十數錢，而先生惟日以所討之殘飯自養。積數歲，得餘錢六緡，邑有富家楊樹坊，工會計，頗自好。先生踵門長跪乞見，聞者揮之、唾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旬，謂其亡命也，避不見。先生長跪數日夜，主人計無所出，卒見之，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我將言。」楊氏曰：「若欲乞錢耶？」先生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與貴人。丐者有錢六緡，將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以後，以爲子母，貴人其許諸？」主人畏其旬也，又以其數之無多也，竟許之。先生拜而去。此後乞所獲盈一緡，輒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所取息，子母相權，幾及百緡，先生曰：「乃今可以稍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學者尠，先生乃僦老廟爲學堂，招窶人子學焉，聘邑之學士主講授，奉修脯豐有加。或鄙不願就，先生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釋菜之日，治盛饌饗教師，先生不自爲主人，請邑之縉紳有望於鄉里者陪譙焉。或卻不願往，輒長跪不

起，必得乃已。而先生仍日以所討之殘飯自養如故。邑之人，莫不笑先生，然皆審其愿，憐其愚，以故居恆乞錢，與之者頗優，異於他日，先生悉寄富家，權子母，每數歲，而所權者，足一學堂之用。先生乞食，至五十九歲，興學臨、堂、館三處，其聘教師，讌縉紳，皆以跪得之。朔日月半，輒詣學堂省視，察其教師勤者，輒跪拜謝之，或有惰者，則長跪垂淚不起。以故教師莫不畏先生，靡敢惰者。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擢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而先生仍日以所討之殘飯自養如故。堂中子弟環先生長跪哭拜，乞無所苦，而先生如故。

二 義學正武公傳

劉子舟

義學正者，千古之奇男子也。目不識丁，而振興三縣之學務；手無寸金，而建立不世之勳猷；一錢如命，而非以爲己；多士舒翹，而皆以利人。鶉衣百結，沿門乞食，猝然遇之，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下至婦人孺子，莫不樂瞻其丰采而聆其談論。此殆天地之正氣，河山之靈秀，應運而生者也。

世之記公而論公者，每失其實，如前堂邑縣長王公福增，以公義學症，義學成而症愈。不知公如春蠶結繭，至死方休，公之症何嘗愈哉？余與公少居鄰村，長遊其學校。公之葬而立石表墓也，親爲之書丹。其修祠堂也，親爲之書神牌。於公之行跡，知之較真，故不揣固陋，敍而傳之。

公之少時，傭工於館陶縣薛店村張老闖家，張其姨丈也。張恃其姨丈之尊，欺公忠誠，三年而不與其值。公憤而旋里，搭被蒙頭大睡，三日不食不語，大有吳質酣眠之勢。及其覺也，在隣近村莊狂奔三日，自名曰「義學正一」。真所謂大夢先覺，獨自知者也。當時鄉人或

以爲瘋；或以爲癩；或以爲狂妄，而公不顧也。但家徒壁立，不得不自食其力，於是周走而呼曰：「除糞鋤草，有人來找。」又曰：「拉碾子，拉磨，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傭工之值，銖積寸累，不費一文，乞食自給。諺曰：「爲兒孫作牛馬。」若公者，眞爲世人作牛馬矣。

其乞食於人也，不避穢惡，不計多寡，世人知其如此，爭以食物與之，自食其臭而惡者，而以甘旨奉母，有餘則售之與人，以存其錢。有人問之者，則曰：「糞也吃，尿也喝，修兩處義學不算多。」又曰：「也吃屎，也喝尿，積了錢來修義學。」此公發軔之始也，人或侮笑之，公不知侮笑之爲侮笑也。如是者有年，於焉少有餘錢，不作苦工，仍鶉衣百結，負一敝囊，持一銅勺，乞食自給。往往直入人家庭，遇有狗吠，則曰：「黑狗白狗你別咬，義學正愁豆沫來了。」雖國狗之瘦，無不帖耳而伏，此與韓愈之驅鱷，宋均之役虎何異！遇有敗絮破線，則拾而納於囊中，人問其故，則曰：「接線頭，纏線蛋，幾時修兩處義學院。」此與桑孔之利析秋毫，陶士行之竹頭木屑皆收爲用，何多讓焉！

其裝束不俗不僧，髮忽雜忽留，人問其故，則曰：「這邊剃，那邊留，修幾處義學不犯愁。這邊留，那邊剃，積錢置兩頃義學地。」如是者又有年。夫一粥一飯，亦以充飢。半絲

半縷，積以易錢。銖積寸累，寒暑一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於是公之積聚餘款漸多矣。則放債取息。其兄弟子姪欲與分潤，則曰：「衆人錢，不養家，養家天打霹靂火龍抓。」其親故欲分給之，則曰：「不願親，不願故，義學我修好幾處。」有勸之娶妻者，則曰：「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義學爲生涯。」且好爲人執柯，人問其故，則曰：「義學正，作媒紅，這樁親事容易成。」

其外表似癡似狂，而債務者之姓名、住址、年月日、過付人，與所說媒人男女之生辰，無論何時問之，應口而答，如按簿記，毫釐不爽，雖精於書算者不及也。如是者又有年，於是資漸富，慮人之坑騙也，思求公正紳董代爲經理焉。堂邑柳林鎮楊模民（樹坊）先生清之歲進士，館陶縣塔頭村婁峻嶺先生清之武進士，此二公者，一方之望，兩縣富紳，熱心公益者也。公則磕頭跪求兩先生代爲經理存款，又求其族孫武茂林爲之討債。由是出入款項，均有簿計，子母相權，財產日多，價買田地一頃九十畝，尙存京錢數串。柳林鎮穆書五、郭芬兩人，各捐地二畝，以作建修義學基址。楊婁兩先生稟明堂邑縣長郭公春煦，詳請上憲立案，創修義學。山東巡撫張勤果公曜核實，除特行傳見外，並爲專摺奏保，准入鄉賢祠，將其田一頃九十餘畝，免其銀糧差徭。旋奉諭旨批准建忠義專祠，他如所奏，且勅賜「樂善好

施一匾額。於是鳩工庀材，大興土木，共修成瓦屋二十七間，大門二門各一座。落成開學，聘請壽張崔孝廉準、聊城顧進士仲安、博平曹孝廉連枝、清河滕拔貢繡封、賈孝廉品重，歷年主講其中，七縣生童七十餘人肄業其中；又附設蒙養學校，學童五十餘人，共學生一百餘名。每科歲考學生入泮幫補廩者，不下一二十人。數縣學生，數十里負笈來學，吟誦之聲，達於數里。古人謂廣廈庇寒士，此之謂歟！張勤果公之傳見也，公仍鶉衣百結，負其敝囊，持其銅勺，晉謁帥府。執事者，令其更衣，公油然不顧也。晉謁時，在階下仍操故業，勤果公詳問其故，公率其天真應答如流，大有王景略被褐捫蝨，旁若無人之概。勤果公奇其爲人，除捐資外，賜之黃布鈴印緣簿，又命司道鈴印捐資，以當鐵券。從此徧謁歷任學院，及鄰邑府廳州縣，求其鈴印緣簿之上，隣近士夫，見其功之有成也，亦莫不傾囊相助，故柳林義學告竣，後又在館陶縣楊二莊創修義學一處，臨清御史巷創修義學一處，三縣鼎立，公卽羽化而仙逝焉！

公之捐館也，三縣紳董，葬公於柳林崇賢義塾之東偏，爲之豎碑以表其墓。爲其經理僮孫武茂林，乃汲汲焉在其墓旁建修公之祠堂，祠堂工竣，茂林卽自縊於其中，以從公於九泉項之族焉，斯亦奇矣！

近年因土匪猖獗，柳林之學舍移於寨內，楊二莊之學舍移設於艾寨，史巷之學舍大加擴充，改爲武訓兩等學校。

公武氏，諱訓，外號豆沫，堂邑縣武家莊人。義學正，則先生自號云。

三 武訓小傳

王鐵梅

武公名訓，堂邑產，少失怙，依兄母成人。家貧，不慣作依賴生活，傭工於薛店莊某姓家，性忠實，不與人較長短，主人以爲庸懦可欺，服役數年，昧不予其值，冤憤填胸，橫遭刺激，狀若迷惘，誓不再作馮婦。飄泊行乞，常出沒於城鎮村墟，深恨貧困失學，致受人欺，矢志興學，冀造就貧苦子弟，每日肩負布囊，手持銅勺，孑孑行乞，有予以錢幣及食物者，輒以銅勺接受，食物完整而稍潔者，均皆易錢，已則啜食遺棄之菜屑芋尾，及狗牢餘瀝，不知污穢，意頗自樂。遇斷線殘縷，必檢歸而結成繩，或團作線蛋，以資易錢。滿積十貫，卽長跪富有之門，求爲儲存生利，必經許諾，而後纔起。蓋如是者有年矣，子母權計，積累頗巨。又跪求柳林莊歲貢生楊君樹坊，綜管其事。不數年間，累增至九千緡，乃購柳林旁地三百餘畝，又在莊之東門外，購地建築學校，堂舍寬宏，門宇輝皇，皆係楊君擘畫而成。訓仍乞如故，儲錢生息亦如故。又數年，累積五千緡，復創館陶楊二莊義學一處。後至臨清，寓鈔關街施君善政家，時乃聲譽雀起，歷任州牧學正高其行止，樂爲輔助，士人羣呼

義學正，不忍墮其名。然訓行乞不稍懈，復累積五千緡，又創辦臨清御史巷義學一所。伊時規模稍具雛形，款將垂罄，訓仍行乞不輟，誓必擴充而後已。訓身長，額狹，口扁，頤豐，酷類村嫗，時喃喃自語，側耳傾聽，無非皆其希成義學而歌，終其身不肯娶，亦不肯妄費一文，刻苦矢志，隼腋爲裘，以一乞丐而創興三縣義學，有史以來，堅苦若訓者，實未一覩。至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享壽五十有九，竟以病卒，後由武君之侄克信，迎喪歸葬焉。茲將武公當年牢騷俚歌，寫錄於後，知由其鬱結而發，志堅興學，意露言表耳。

左邊剃右留，修個義學不犯愁。（武公薙髮常在左右額邊留如禿大女云）
剃了左邊留右邊，修個義學不相干。

人家行好俺代勞，大家幫着修義學。

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

不強要，不強化，不用生氣，不用害怕。

捻線頭，團線蛋，只爲修個義學院。

不厭多不嫌少，捨些文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子孫孫坐八抬轎。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正。
義學正，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上了錢，活了命，修的義學萬年不能動。

四 武七小傳

陳代卿

武七堂邑人，家貧，乞食村落間。長而有力，常爲人轉磨，負繩作牛馬走。以己不識字，每伺兒童入學，輒隨其後，羣兒爭厭侮之，於是設願欲廣立義學，以教貧人子弟。行乞所得錢積不用數年，得二百餘串，有點者爲謀曰：「汝積錢無生發，何勿放母生子，他日不可勝用也。」武難其人，點者願爲代謀，武盡以予之，仍作苦自食，不用一錢，點者以其樸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憤極而病。同邑歲貢生楊樹坊哀其誠，謂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汝後有錢，我爲代存，決不負汝，毋聽匪人言，一再誤也。」武大喜，日行乞，且爲人傭，又數年積錢數百千，悉付楊兼收子母，其數日增多，楊勸令娶婦爲嗣續計。武不可曰：「吾所志未一刻忘，今將此錢設義學也。」楊議令設於本莊武莊，距柳林尙隔數里，武嫌本莊涉於私，且慮奸人侵蝕，不如柳林大莊。乃購腴田若干畝，建置學屋，近莊義其舉皆捐助，蓄儲既富，租粒出納，俱爲定章，次第設經蒙兩席，蒙童延諸生訓之，經席則請孝廉主講，薪幣豐隆，禮待尤優。入學日，武先生爲塾師叩頭，次徧拜諸生童，具盛饌請邑生陪

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罷而啜其餘瀝，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席也。開館後，武來往塾中，一日見塾師晝寢，武長跪床前，久之塾師醒，見武驚起，自是不復晝寢。或遇學生嬉戲，亦向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無多寡必叩頭謝，口喃喃爲祝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余同年聊城張廣文玉榮言其人頭蓄髮一握，蓄左則去右，蓄右則去左，貌寢身肥，蠢蠢然鄉愚也。行乞與之蒸餅，則食碎者，留其整賣之以助學費，人延之入座不可，或命至明倫堂小憩從之，俯仰四顧，遂巡而出。所設義學始於柳林，次臨清館陶凡三所，遠近皆呼爲武善人。年五十餘而卒，邑人感其義爲立祠於柳林以祀之。余初聞張君言，旣晤楊貢生所言皆同，庚子四月又晤余門人堂邑學博孝鴻基所言尤詳，遂集所聞而爲之傳。武七名訓。

五 武訓傳

傅振倫

武訓，山東堂邑人，乞者也，初無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貧，從母乞於市，得錢必市甘旨奉母。母既喪，稍長，且備且乞。自恨不識字，誓積資設義學，以所得錢寄富家，權子母，積三十年，得田二百三十畝有奇，乞如故，藍縷蔽肝，晝乞而夜織。或勸其娶，七謝之。又數年，設義塾柳林莊，築塾費錢四千餘緡，盡出所積田以資塾。塾爲二級，曰蒙學，曰經學。開學日，七先拜塾師，次徧拜諸生，具盛饌饗師，土屏立門外，俟讌罷啜其餘，曰：我乞者，不敢與師抗禮也！常往來塾中，值師晝寢，默跪榻前；師覺，驚起。遇學生遊戲，亦如之。師生相戒，勉於學。有不謹者，七聞之，泣且勸。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訓」。嘗至館陶，僧了證設塾「鴉莊」（卽楊二莊之轉音），資不足，出錢數百緡助其成。復積金千餘，建義塾臨清，皆以其姓爲名焉。縣有婺張陳氏，家貧，封肉以奉姑，訓予田十畝助其養。遇孤寒，輒假以錢，終身不取，亦不告人。光緒二十二年，歿臨清義塾廡下，年五十九。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縣人感其義，鑿像於石，歸田四十畝以其從子奉祀。

山東巡撫張曜袁樹勛，先後疏請旌，祀孝義祠。

丙申歲，梁任公撰三先生傳，武公名號邑里，佚而不詳，並其姓而誤之；義人高行，稱述稍衰。近臨清私立武訓小學編印武訓先生傳略及義學正武公傳，記事詳確；武公義迹，乃大顯於世。民初所修清史稿，誌「義學正」事，與此頗有異同；史稿在黨國爲禁書，世不多見，因錄斯文，以永其傳，並資世人之觀感焉。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河北，新河

六 武訓先生的一生

李光家

一 興學以前的生活

堂邑縣城西北一個不滿百戶人家的小村，居民十之八九是貧窶的，但在一家破敝的幾間茅簷之下，住着衣不蔽體，食不充腹的更爲窮困的母子二人。那婆婆是溫良的，懦弱的，因爲早死去了有用的丈夫，不知多少年忍飢挨餓的這樣度日；她並不是沒有大的兒子，但各因妻子累墜，好像蜜蜂兒另出了王子，自然帶着他那一羣飛離了老窩，誰還有良心來照顧這顛連無告的老親。還好！垂老的膝下，尙有這一位形影相守，堪慰暮景的幼子，但他更是瘦弱的，畏縮的，或許是自少缺乏營養以及環境使然吧？母親總嫌他太忠厚，太老實了！任是怎樣受窮，怎樣吃苦，他卻是自從一露面見人，就帶出一種胸無城廓，犯而不較的老實模樣。

「阿七，你的年齡也不小了，人事也該開通些了！看你這一味老實，到處都是受氣，我真放心不下。」那位慈善的婆婆拉着淚說。

「媽！你不用太怙心，我現在明白了！如果我要能念書識字……你看，多麼受人家尊敬

呢！」

「阿七，你不要妄想心邪了！書，那是窮人念的？可憐你這孩子。生來就得了這個癖，唉！你忘了那一年，你迷了心竅跑到財主家書房裏去，叫人打着罵着的推出來嗎？我恩養你這麼大，你也該想個方法去撈碗飯吃，別叫娘掛心了！」那婆婆越說越悽慘起來。

「媽，你老人家不要難過，阿七明年就交十四歲了，等我找個頭項抗夥去，好歹抓幾個錢，省得你老人家無日無夜的辛苦，書不是窮人念的！我發下誓以後再不……。」

這一席話，決定了武訓興學以前的生活。爲了替代老親的勞苦，爲了維持一家兩口最低限度的衣食，更爲了窮孩子根本沒有讀書的權力——天知道，是被誰剝奪了去的？所以他老實實而且辛辛苦苦地低首下心給有錢的人家傭工去。

二 興學的動機

秋天正午的日光，懶洋洋地，一座有樓房有瓦舍的大村莊，村頭上有兩間很小的破廟，廟門也是傾敝了的，兩三個偷閒的莊稼漢，坐在門前的石臺上談天。

「昨天晚上差點沒把武七碎死，這傢伙還是算大命的！」

「碎死？你沒見，這傢伙破了頭，跑出廟來還唱歌哩！」

「怪不得人都叫他『武豆沫』，這傢伙八成是瘋了？整天價醉言醉語的。」

「人老實了就是不行，給人家抗夥，不講工錢，一年年的下了力，娘在家裏吃糠咽菜，連衣裳都混不上，歸訖瞪着眼，伸着手給東家算賬，一個錢沒撈着，反挨頓毀，叫人家趕出去，天地間有這樣沒剛性的嗎？」

「不是這個，還瘋不了哩！那一天，把衣裳都打爛啦，臉上手上盡是傷，你看他躺到泥土裏儘是哭，一會，氣得昏過去了，人們怕連累才都走開，誰想第二天，就見他醉言醉語要起飯來呢！」

「八成是瘋了，這傢伙也真膿包，有錢的欺侮人，媽的對上這條命！怕不撞得過他那五間瓦房三座樓！氣死了翻醒來，還是走個人的！」

「山難改，性難移，蓮花台上拖不出閻羅來！他也算得起第一號好人，就是心眼糊塗些。從那次氣瘋了，更可憐！脚手不使開，求爺爺，告奶奶，各村裏叫化，髒的爛的他都要，嘴裏不住的嘟噥着，人們說，他醉言醉語的要修個義學哩！」

「山難改，性難移，」這句話裏，可以表示出武訓的人格來！「窮人沒有讀書的權利，而且窮人生就的是受欺騙受壓迫的骨頭，」出了牛馬之力，結果掙不出養命的幾個錢，卻意

外地得到了打的徧體鱗傷的報酬，這種無人道無理的世界，這座凶險黑暗的阿鼻地獄，什麼是窮人們的出路呢！挨打的是我，而能想到我們，受欺的是個人，而能想到普遍的窮小子們，創痛在武訓身上，而欲效「精衛填海」，「女媧補天」，救濟了喚醒了人世間無量數受經濟限制，沒有知識，沒有幸福的痛苦的人們，這便是武訓興學簡單的動機。他是盲目的，沒有知識而又沒有高明的指教，但他的糊塗心眼裏，他的瘋狂似的行動中，卻獨創出唯一的目標來：就是修個義學，義學義學，這種帶社會性的學校，這種理想的機會均等的教育機關，在那個時代不是富人們所肯創設的，也不是官府裏所願籌辦的，「窮孩子念書還得靠窮人們拿錢」，「有了窮人設立的學校，然後才定了窮人讀書認字，自家求知，自家爭氣的基礎」，誰說武訓由雇工生活而轉變為乞丐生活，不是一種階級意識的自覺的表現呢？

三 種種的苦行

「豆沫來了！豆沫來了！」一羣淘氣的孩子圍着一個叫化子找開心似的喊着，一般飽食煖衣的人們，漸漸的聚攏了來，好奇的心理，蔑視的聲調爭着探問：

「你會蠟子爬嗎？你會豎脊立嗎？幾個老錢一次？」

「哼！他還會當馬！叫桂生騎上，是好馬是驛馬呢？不快了加鞭子打！可不准摔下來，

摔下人來，加力打，不給錢！騎上兩個，三個，多少錢呢？人多了該再便宜些呀！」

「馬會吃草，這傢伙也當真吃草呀！不，他連糞也吃，只是你肯給他錢，好骯髒的，是個愛錢的傢伙呀！」

「明天種的田該種了！小驢子這幾天拉累了，捨不得再加工夫，你這傢伙替拉吧！講好！要多少錢？」

「這傢伙沒人性，出牛力，會種田又會推磨，二大娘家雇過他推磨，拉的飛快！只是得小心他偷嘴吃生麵子呢。」

「豆沫就是愛錢，給了錢什麼也替你幹！這傢伙也真是巧傢伙，鋤草，挑水，出糞，拉磨還帶着篩麵哩！冬天沒有帽子，夏天光着腿，泥裏尿裏臥，你說他獸，他還會說媒哩！皮臉皮齒，沒氣沒煞的，就是喜歡要錢！」

「說他巧真是巧！你多怎見着他，手裏終是不使閒，口裏還唸着『結線球，纏線蛋』，結好了聽說能賣二三個白大錢！到在這傢伙眼裏手裏，件件都要換錢，天下無廢物啊！」

「聽他口裏唱，他還要修什麼義學……胡說八道，瘋子話不能認真啊！」

在普通的羣衆的眼中，所能觀察到的，只是武豆沫愛錢，愛錢便是他甘於過着非人的生

活的原因。金錢，金錢，萬能的金錢，萬惡的金錢，無量數貧苦的人類，因為你備受蹂躪；世界上的天大的事，沒有你又絕對不成！覺悟的武訓，他的慧眼算是認識了你的力量；而且他的偉大的願力，又算是分辨清了你的用途的「事業非有了錢不能實現哪！」「金錢不是容易積聚來的啊！」因此他甘受着更殘酷更侮蔑的蹂躪，過着更齷齪下賤的生活；然而他的眼裏是光明的，他的心中是樂觀的，因為他有他的唯一的目標——修個義學，只是金錢一個一個的積下，便是他的希望逐漸接近，他的精神也逐漸愉快了！肉體的被摧殘，被蹂躪，是不足為恥的。

四 以乞丐終

「乞丐興的學校，居然有三四處！」

「規模，經費，請的先生，都有個大概，真真不易！」

「千古奇人，到不必管他乞丐不乞丐！無怪乎他能驚動了縣長、學台，連巡撫大人都要給他請旌表呢！」

「聽說他這人是以柔術勝人的，有求於人或者遇着阻難，他總不動聲色，一概以長跪了事。最初創業時的募款、放款、託有力者，都是長跪門前，邀人應允；後來請先生、招學

生、督察勸誘，也單憑着長跪不起的法術，這種本領也真不小啊！」

「去年學台來到，請他去見面，當面賞給紋銀二百兩，並且還帶來一架匾，是學台親筆所書，『樂善好施』四字，夠多冠冕！學台回京，聽說又奏請皇上，欽賜他穿黃馬褂呢！」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要看他長的不濟，其實聰明內含；別看他目不識丁，其實智慧天縱。世間多少俄死的化子，都是不爭氣的，那才是真正窮乞丐呢！」

一羣紳士階級，像發現了奇蹟，嘖嘖稱嘆的講論，「窮乞相」，「活該餓死的化子」，這不是武訓當年衆口一聲所上的徽號嗎？曾幾何時，而向之受人輕蔑遭人蹂躪的傢伙，一變而爲奇人，而爲義丐，爲大人先生們所利用所宣傳的偶像。筋疲力盡的武訓，總算有首有尾以乞丐終了！然而無量數受蔑視遭蹂躪永過着非人生活窮苦生活的人們，還不是依然沒有出路！聽到賞穿黃馬褂的嘉音，看到無聊瞎捧的偶像的崇拜，想到一批一批新的舉人秀才產出的義學前途，武訓有知，也不能不搔首頓足，長留畢生宏願未盡實現的餘憾了！

七 千古奇丐武訓先生的生平

馮玉祥

武訓先生終身行乞興學，是我們教育史上一位奇特偉大的大人物。關於記載他生平的文字，最早有賈品重的墓誌銘，以及清史稿和飲冰室文集上的傳略；後來零星的記事以及紀念的文字，或記述其言行，或評論其人格，或發揚其精神，簡直多不勝數；甚至還有小學教科書上，把他的故事編作教材，學校扮演為戲劇，青年作者敷衍成小說；僅僅以我個人所見到的而言就已不下百餘篇。但是這些文章都祇能在一地一隅或是極少數的一部份人之間流傳，至於今日，除去山東而外，社會上已恐怕普遍的不知道武訓先生其人。更有進者，上述諸文，有的雖出之名家手筆，但失之簡略；有的掇拾零遺，不免附會訛傳；有的則為要說的動人，不惜故意踵事增華；因此我們對於這位千古奇人的生平事蹟，反難見到翔實的一面。玉祥出身貧寒，自幼失學，對於這位苦行興學的義人，感同身受，不勝欽敬，曾在泰山附近創辦小學十餘村，並在巢縣設立一所，名曰「紀念武訓小學」，藉表追慕之意。現在又不揣鄙陋，特羅列各家傳記，加以校對，參考當時各種奏章稟帖書表等，將傳記中彼此出入之處，

一一訂正；又根據與先生同時的耆老口述，本地民間的傳說，詳爲增補；綜而合之，寫成此文，以廣傳播，使社會人士認識其人。這文所記，若說百分之百翔實，當然還沒有把握，但說這篇寫的較後，方法較新，因而較爲詳盡，較近真實，則作者頗有自信。 作者謹識。

武訓，是山東堂邑縣武家莊人。本來並沒有正式名字，因爲在伯叔兄弟中排行第七，所以叫做武七。至於武訓的名字，則因他終身興學，人家爲要表示尊敬，特意給他改取的。他生於前清道光十八年（公曆一八三八年）十月十九日。父親名宗禹，母親姓崔氏。武家莊在堂邑縣西北鄉，是一個很小的村子，居民不過百戶，都務農，百分之九十人家貧窮不堪。這武宗禹的家庭，自然也不是例外；大約家裏守着極少的幾畝租田，一方面自己耕種，一方面替富農家做些零星短工，就這樣，勤勤苦苦的敷衍度日。家裏除一對老夫妻外，還有長子武讓，等到武訓出世，不久武宗禹也就亡故了。

武訓就自小和哥哥武讓依靠着母親生活。那時哥哥也未成人，一家生計，全靠母親做點針線檢點破爛維持，境況之窘困，自然不用說的。後來日子愈益艱難，哥哥武讓雖已漸漸能夠幫工，但所入極微。武訓自己還是個小孩，有時跟着母親替人家幫工，無工可做的日子，母子倆就只好討飯過日。這時武訓年歲雖小，卻很有孝心。有時得了幾文工資，總是到市上

去買點好吃的食物拏回去給母親吃；有時討得了比較可口的東西，他往往不管路遠路近帶回家給母親去吃，從來不肯自己受用。他因為營養不足，自小生得萎黃枯瘦，又因受慣了人家的侮辱與損害；性情又忠厚老實，所以十分畏縮可憐。他的體質和精神，雖然這樣不健全，可是求上進的心願，卻非常強烈。他屢次向母親表示，希望母親能夠送他上學念書，像別人家孩子一樣。那時科舉時代，孩子有志氣，想上進，除了上學念書，博取功名，別無出路。但山東地方的風習，是只有富戶家爲自己子弟開設的家塾，除此之外，更無普通的學館；貧寒人家子弟想讀書，是萬萬不能的。像武訓這樣的身世和處境，豈能作此等希望，他的母親只能含着眼淚，笑他癡心妄想罷了。他的願望無法實現，終日鬱鬱。有時不能抑制，看見人家孩子高高興興的挾着書包上學，他就瞪着小小的淒苦眼珠，跟在他們後面，豔羨地望着。那些孩子回頭看看這個小乞兒，面貌那樣的醜陋，衣著那樣的破爛，神情那樣的古怪，都覺得他可厭可欺，往往逗弄他，恥笑他，侮罵他，或者公然打他。於是他只好畏縮地遠遠躲開。有一次，他竟闖到一家富戶的學塾裏，偷偷站着聽那些孩子念書。這在他真是少有的快樂。可是不一會就被人家發現，當他打算偷竊東西，重重的把他打了一頓，攆出了大門。

不久，母親崔氏得病去世。武訓年幼，無人照管，於是離開他哥哥武讓，離開了他的三

間土屋的家，投靠到他一位伯母的家裏，一則寄住，二則幫着伯母操作。這伯母家也是有早餐沒晚餐的，九苦九難，好容易把武訓扶養長大。武訓憑着自己掛累伯母非輕，很想出去替人家幫工，一可減輕伯母的負擔，二可自己掙些工資。幾經商洽，才得到鄰村薛店莊一位親戚家幫工。這親戚是他的姨丈，名叫張老瓣，家中富有，平日和武家這門窮親極少往來。這次武訓到這裏，實際上完全是幫工性質，但在名義上張老瓣只說收留他寄住。武訓只想着工錢，別的不去管，每天像一隻牲口，不聲不響地苦做苦過着。那知張老瓣是個爲富不仁的傢伙，奴使了他整整三年，半文工錢也不會給他。武訓雖然心性老實可憐，這樣的虧負卻受不了，一氣之下，就離開了張家，另外尋了一個傭工的位置。這也是一個大戶人家，主人橫蠻霸道，帶着惡劣的市儈氣味，武訓終天被奴使着，被苛待着，生活簡直如同牛馬，可是他卻毫無怨言。他覺得一個窮小子，能找到工做，已經十分不易，生活勞苦些，待遇刻薄些，都是應當忍受的。他每天起早摸晚，裏裏外外，無事不做；而且處處小心謹慎，惟恐做得不好，觸怒了主人。這時他雖已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夥子，但營養不良，斷傷過甚，以致身體羸弱枯瘦，終天只見他瞪着滯鈍的眼睛，皺着眉頭，進進出出忙勞着，從來不大聽到他的聲音。這種沉默呆板，毫無活氣的樣子，從他的年齡看來，的確是少見的。人們不理會他的遭

遇，不了解他的心境，無人能夠同情他，只覺得他傻頭傻腦，懦弱畏縮，可笑可欺。於是大家給他取個綽號，叫做「豆腐沫」，意思就是譏笑他糊塗可憐。他在這裏做了幾年，吃粗糲，嚥菜根，一文砂鈔也不會使用。不想一天和主人結算工資，那惡劣市僧卻捧出一本偽造的賬簿，指着上面告訴他，說某月某日支取了幾百文，又某月某日支用了幾十文，總計起來，幾年工資都已支用完盡，半文錢也沒有存的了。這一筆混賬，在武訓聽來，簡直是晴天一個霹靂！他吃盡虧苦，受盡磨煎，都不曾作聲過，都不曾計較過，他爲的無非掙些錢。如今卻落這樣一個結果，無論他怎樣懦弱可憐，他也不能不爭較一番了。於是拏出他全部的生命力，和主人大鬧大吵了起來，呼天搶地的號哭着。主人原來只當他老實可欺，如今他這樣放肆撒潑的一來，可叫主人老羞成怒，無法下台。於是反誣說他詭賴索詐，重重的給他一頓好打，衣服撕得粉碎，臉面四體滿處鱗傷，把他拖到郊野一個泥淖裏，關上大門，再也不去理他。別人看見這種情形，畏忌着那個惡霸，惟恐連累自己，也都遠遠的走開。

這含冤莫伸的窮小子就躺在那泥淖中，一邊號哭，一邊自己尋思。他明知道這個黑白是非是無法辯白的：那邊是個有錢有勢的惡霸，自己卻是個窮苦無告的可憐蟲；那邊有的是頭頭是道的偽造賬簿，自己卻無憑無據，半個字也不會識得。這世界完全是個有金錢能識字的人

的世界。沒有錢和不能念書的人，只有踏在人家腳下，一輩子也不能抬頭。而事實上是只許有錢的念書，像自己這樣窮苦的小子，想念念書，將來能夠吐氣揚眉，不受欺侮，那是一輩子也想望不到了。這想頭忽隱忽顯，忽明忽暗，佔據了他的全個腦筋，漸漸凝結成爲一塊沉重的鐵板，在他胸口上壓迫着，使他呼吸也覺得困難。就這樣，他獨自個躺着號哭了幾日夜，慢慢力竭聲嘶，終至口吐白沫，像患了羊癲瘋，完全昏迷了過去。有些心腸軟的人，走過來看看，覺得他可憐，七手八腳，才把他救醒。可是從此以後，武訓就變成一個迂癡了。

武訓變成一個迂癡，既不肯回到他哥哥武讓那裏去，也不願再到他伯母那裏去，每天只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從本縣走到鄰近的縣境，口口聲聲要創辦義學，給貧苦人家子弟念書。人家都當他一個瘋子和他取笑。他這樣東奔西走的流浪着，主要的是要尋覓工作。但像他這樣半癡半傻的情形，誰也不願意僱他做長期幫工，所以他所能找得的，都是一些零星的短工。每逢無工可做的時候，則沿門乞討；或是坐在要路上，坐在街頭牆拐裏，一邊求乞，一邊把隨手拾檢來的斷線殘縷搓結着。無論他做工，或是行走，或是坐着行乞，口裏都要自言自語，咕咕嚕嚕，像說夢話，又像唱歌；唱來說去，聲聲都是要創辦義學。有人留意他所唱的歌詞，雖是隨口編造，卻都是有韻腳的。有時人家問他話，他也是掣這種歌詞回答

人家。

他唱道：

「抗伙（即幫工）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每年夏秋農忙時候，他就走遍各村莊，找尋工作，一邊走，一邊口裏喊着唱道：

「出糞，鋤草，拉碾子（碾子是播種以後用以軋地的一種農具），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

除鋤草、出糞而外，他如割麥、鋤草，以及拾棉花、榨棉核等等工作，無不樂為。過了農忙，找不到整蕪的工作，則零碎小工，如舂糧食、推磨子等等也都是幹的。

這時他就走着唱道：

「推磨，推磨，一斗麥子六十個，管磨，不管羅（即篩簸），管羅，錢還多。」

這類舂糧食、推碾磨、拉碾子的工作，原都是牲畜幹的，他所藉以號召的，就正是願意以人代畜。工價則盡量減低，有時甚至隨多隨少，一點也不計較，而工作時的認真賣力，卻誰也比不上他。他往往一日之中，連做幾家的工作，從來不肯放棄一個機會。在他做這類牲畜工作時，他就做出滑稽的樣子，仿效着牛馬的形狀，叫人發笑。尤其在推磨的時候，他常

常在自己臉上蒙上一隻眼罩，一邊非常興奮的推磨，一邊伸長脖子學着牲口的嘶叫，逗主人歡喜，並以減輕自己的疲勞。這時他就唱道：

「不用拉格不用套（拉格與套是繫於牲口項下的架套），不用乾草墊磨道（牲口隨地糞便，用草鋪墊磨道，以免骯髒）。」

但是這種種工作，並不能每天都能找到，想來還是行乞的時候居多。在行乞時，他唱道：

「你行好，俺代勞，大家幫着修義學。」

「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

「給我錢，我願田，修個義學不費難。」

「不厭多，不嫌少，捨幾文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

他這樣口口聲聲總嚷着要修義學，人家都取笑他，說他患了義學的病症，他自己也以「義學症」的名字自居（後來人家將「症」字改為「正」字以示崇敬）。當他沿門討乞時，往往有人家，狗子跟在後面咬叫，他唱着說：

「黑狗白狗你別咬，義學症整豆沫來到了。」

有時人家不肯給他；或是對他發怒，辱罵他；或是人家懶煩他，看見他來了，趕快把門關上，他卻一點也不動氣，也不灰心，只唱着他隨口編的，繼續討乞：

「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我飯。」

「大爺大叔別生氣，你老幾時不生氣了，俺幾時出去。」

「不強要，不強化，不用生氣，不用害怕。俺化緣，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

「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上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窮的使，富的保，修個義學錯不了。」

當他這村那莊走着的時候，他的身邊總是圍着一羣小孩，因為他的滑稽的形貌，奇特的行爲，都能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並且他又能作種種有趣的和奇怪的玩藝，逗樂他們，使他們滿心情願地給他幾文錢。

他把他的髮辮剪掉，拿去賣了錢，禿頭上只在兩邊額角留一塊桃子形狀的頭髮。有時把右邊一塊剃去，單留左邊的，有時又把左邊的剃去，單留右邊的。他對那些圍着他的孩子唱着說：

「這邊剃，那邊留，修個義學不發愁；這邊留，那邊剃，修個義學不費力（一作積錢

置兩頃義學地)。」

他會把兩手支撐着地，全身倒豎起來，這叫做豎鼎：

「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的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

他又會「蠟子爬」：就是滿地爬着走，像一隻蠟子。這時小孩子都騎到他背上，把他當馬騎，叫他快爬，爬不快就要鞭子打頭。有時一連串騎上兩三個，仍然要爬得快，並且不許把人摔下來，否則不但不給錢，而且還要重打，他一邊爬着，一邊唱道：

「爬一遭，一吊錢，爬十遭，十吊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除此之外，他可以吃五毒，吃磚瓦，甚至吃糞，喝髒水（人家給他清水，他先用來洗面洗手，而後喝下，以逗娛人家笑樂）。總之凡是引人興趣，叫人出錢的事，他都願意吃苦去幹的，他作這類表演時，就唱下面的歌：

「吃蠟子，吃蠟子，修個義學我的事。」

「蛇可食，不要怕，修個義學全在我自家。」

「破磚碎瓦都可消化，若不修義學，才惹人家笑話。」

「也吃屎，也喝尿，積了錢來修義學。」

「糞也吃，尿也喝，修兩處義學不算多。」

「喝澆水，不算澆，不修義學真骯髒。」

他死心眼兒，只是抱着一個修建義學的心願，時時記着念着，片刻也不肯放棄。因此他能不嫌污穢，不惜身體，只要能夠幫助他達到這個目的，什麼事也是願意幹的。這樣賣力賣命賺來的錢，他是半文錢也不肯爲自己化用，自奉之刻苦，真是比牲畜還不如。他吃的是霉爛的粗糲，菜根芋尾，一切人家拋棄的東西。在討得的食物中，如發現有完整的，可口的，就都拿去賣給別的貧苦人，自己從不肯吃。人家問他爲什麼這樣自苦，他唱着答道：

「吃菜根，吃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

「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他各地流浪着，從薛店村到柳林鎮，從柳林鎮又到塔頭村……如此飄泊不定，舉凡堂邑、館陶、臨清等縣，無論小村大莊，都有他的足跡，漸漸各地居民無不與他熟識。他白天幫工或是行乞——有時他受人之託，替人家送件東西，傳個音信——到晚間就隨便在磨房中，荒廢殘破的土房裏，破廟中歇宿。這時他就點一小油盞燈，又把日間隨手檢拾的一絲半

縷以及破布敗絮拿出來整理聯綴，總要把那些人家拋棄的破爛弄成有用的東西，方才罷手。每當夜深人靜，還見他坐在牆隅，愁眉躬背的在那裏搓捻。在他做的這些廢物利用的工作中，要算繩線和絨球最爲出色，往往堅韌精緻，又耐用，又美觀，人們都爭着拿錢買他的。這一項收入，有時竟能與幫工和討乞而來的相埒。下面兩首歌，這是他結繩線時所唱的：

「捻線頭，團線蛋，只爲修個義學院。」

「結線頭，纏線蛋，早晚修個義學院。」（一作修個義學在早晚。）

「纏線蛋，結線頭，修個義學不煩愁。」

他從白天忙到晚黑，從黎明忙到深夜；替人家做工，爲的是「修個義學」；不擇手段，用各種方法乞討，爲的是「修個義學」；吃菜根，吃芋尾，吃霉爛粗糲，爲的是「修個義學」；隨時偷空結繩纏球，也爲的是一「修個義學」。總之他的一舉一動，都無非「修個義學」。甚至有一次他住在破廟中，屋頂上掉下一塊破瓦，把他的頭打得流血，他一邊按住創口，一邊口裏還要這樣唱起來：

「打破頭，出出火，修個義學全在我。」

頭打了，竟忘去了疼痛，先念起「修個義學」來！這真是死心眼兒了。

在這之間，大約過了有十年光景。到得同治初年，他已經二十多歲快三十歲了。他苦作苦過，一文二文地賺來的錢，慢慢積少成多，已有一個可觀的數目。最初，他並沒有想到世界上有個放賬的辦法可以利用；那些積蓄，只是束扒一個土坑，西找一個牆洞，埋藏起來。他雖然不識字，不會記賬，但記憶力卻出色的好。他所藏的地方，以及錢的數目，從來沒會忘記或是走失過。後來人家告訴他放賬的辦法，他心裏高興，才去懇託財主富戶代為存放生息。因為他明白自己懦弱易被人欺，他不敢自己去伸放。他先在館陶塔頭村跪求一位劉姓富室代辦這事。那姓劉的大老爺，卻嫌惡這個瘋傻的乞丐，又怕惹上麻煩，執意不肯答允幫忙。武訓所請不成，反倒落了一次冷眼和嘲笑。但這個他是不在乎的，更不能阻遏他的心願。於是他又留心物色，跪求其他相當的人物幫助他。當然，那還是碰釘子的次數居多。後來他聽說館陶縣塔頭村有武進士婁峻嶺崇山和他的兄弟婁松嶺兩人，經營着多種商業，家中富有，而且為人慷慨好義，不像一般富人的勢利眼。他立即就去求見，那婁峻嶺到底是個武官出身，沒有什麼紳士架子，一聽他說明情由，就爽爽快快地一口答允了下來。武訓這一喜非同小可，立即碰了幾個響頭，把他多年來的積蓄共五六千串，全數交去了；隨後又回到武家莊哥哥武讓那裏，把當初母親去世時自己分得的祖遺瘠地三畝辦交涉要了過來，變賣了給

人家，得地價京錢一百二十千，一並送到婁峻嶺那裏代放生息，他把錢交了出去，覺得身上驟然輕鬆，精神分外愉快，加倍起勁的去過他的幫工和乞討的牲畜生活。他很懂得「不可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隻籃子裏」的經濟學原則，以後賺得的錢，卻不再去麻煩婁峻嶺，自己另外在別地物色了人物，前去跪求。這中間他上過了一次大當，因為他曾有一次把賺得的錢，託給一位商人存放，後來發現這位商人甚不可靠，趕快跑去索取；果然，那商人欺他懦弱與糊塗，絕口不肯認賬，將武訓賣力賣命賺來的幾文血汗錢全數乾沒了去。武訓每天去哀案跪求，都不能打動他的心，只得自認了晦氣。幸虧這筆錢並不多。他得了這個教訓，從此愈加小心謹慎起來。他有一首歌，就是他每天到商人那裏討錢時唱出來的：事情過後，他仍舊不時的唱着：

「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你有錢，我愛貧，準備上天有真神。」

塔頭村婁家裏的存款利上滾息，日長夜久，幾年之後，本利已積至四千餘緡。這時他開始買地；因為他覺得買地收租，到底比放賬生息牢靠些。他自己買地，往往不加選擇，無論鹹砂不毛或者大坑澇窪之地，都一律收買。人家問他何故如此，他就唱首詩替自己解嘲：

「只要該我義學發，置地不怕買鹹砂，鹹地退，砂地刮，三年之後無鹹砂。」

「只要該我義學興，置地不怕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之後平了坑。」

他所收買的地，有自己經手，有托別人代買的，都一併交由婁氏兄弟管理。如此陸續購進，非止一日。這中間他曾屢次商請婁氏兄弟託代籌備義學，實行他幾十年來夢寐不忘的志願。婁氏兄弟都當他說的是瘋話，一笑置之。爲這事，他焦灼萬狀，苦慮備至。他辛辛苦苦，過了半生牛馬不如的生活，竭盡一己的能力，用盡各種可能的方法賺來一些錢，好不容易盤纏到今天的地步；他唯一的目的，不過是興義學，供給貧寒人家子弟念書。但這事他自己無法親自進行的。他是一個乞丐，人家都是當他做瘋子看待，誰也瞧他不起。而這辦學興教，乃是上流社會大人先生們的大事，怎麼許他這樣的人來沾弄？

他左思右想，最後還是要去懇求婁氏兄弟。他在婁家大門前跪着，重新說自己的心願。婁峻嶺笑着告訴他說：「興修義學的事，你平時放在嘴裏唱唱，弄錢比較容易些，那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如今你這傻子，竟認真要這樣辦起來，那就是個笑話了。你自己又沒個兒子，也沒有個兄弟，你辦了學到底給誰去念書？何況你是一個叫化，人家都瞧不上你。我縱然替你蓋好了學屋，可是那些讀書人都是有面子有身分的，一打聽是你出錢蓋的學塾，那個肯接受你的關書來就聘來做老師？縱使老師請來了，又有誰肯把子弟送到你這叫化子義塾裏來念書？」

武訓只是挺着腰跪在門階前面。婁峻嶺的話卻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他不能相信。他腦中有的只是「興修義學」一個簡單的意志。他要辦成這件事，這件事辦不成，那是不能罷休的，此外的事他都不知道。不管婁峻嶺的話說得多麼對，他還是要繼續跪下去。婁峻嶺沒奈何，再和他說道：

「我是覺得你老實可憐，我才肯收受你的錢，替你存放生息，現在也給你盤滾成一筆不小的數目了。這些錢都是你做牛做馬的幫工，沒日沒夜的捻線頭纏線蛋，賣死賣命的乞討，吃粗糲菜根，吃狗牢殘粒，好容易才積聚起來的。你自己的血汗辛苦錢，你爲什麼不打算着用在自己身上呢？我看你別傻了，你趁早再不要去做那些不顧身分的下流營生。你已經三十多歲快四十了，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應當趕快娶個媳婦，成家立業。你的積蓄，已經足夠你的費用，你爲什麼不打算打算，圖個下半生安樂日子？我說的話，都是爲你好，你自己心裏明白的。那個什麼辦義學的念頭，我勸你趁早丟開算了吧！」

這番話的確是苦口婆心，出於忠心至誠的。可惜的是武訓這義學症卻毫無所動，他依舊跪着不起來。這樣整整跪了一天，任憑婁氏兄弟怎樣反覆勸說，都把他改變不過來。婁氏兄弟看看這迂癡竟是說得出做得到，勢非讓他辦義學，了卻他的心願，再沒有別的辦法了。於

是告訴他說：「我說的好話，你都不肯相信，可見你這豆腐沫真是不識好歹，現在一切都讓你、你自己去做主罷。那辦義學的事，我們都是外行。我們是做武官做買賣的，那個事我們都不懂，你不要找我們。你另外找內行人替你辦去！至於你存在這裏的田地和現錢呢，我們都老了，也不能替你經營了，你一切都取回去，一併交個好心肝的鄉紳去替你盤放，替你籌備義學去……」於是把田地稅契和現款賬目，一一檢點交還武訓，再也不去顧問。

武訓無可奈何，只得另外去找人。在他心目中，他早就熟知他堂邑本縣有位大鄉紳，名叫楊樹坊號模民的是個歲進士，為人正直不苟，急公好義。他以往爲放賬的事，久就想去找他。只因他勢派太大，他一個乞丐，平常不易求見，而且自己積蓄大部頭已有婁峻嶺兄弟代爲保管，隨後積蓄的，數目又小，也犯不着去驚動他，所以一直不會去找。現在的情形，卻除了去懇求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可託了。

武訓回到堂邑縣，一逕跑到楊樹坊的公館門前跪着請求主人相見。那看門的看見是半瘋半傻的叫化子，以爲他是求乞的，當即叱罵他轟他走開，武訓卻不肯走。看門的給他錢，他也不要，屹然不動的跪着，只是求見主人。看門的推他拖他，好容易把他攆開了，一回頭，又見他跪回原處。鬧得屋裏知道了，楊樹坊只當這叫化撒潑放賴，更加躲避不見。武訓在門

口整整跪了三四日夜，總不肯走，弄得楊樹芳計無所出，只好出來見他。武訓見主人出來，磕了幾個響頭，說：

「叫化子有點事，要求你大老爺。大老爺一定要答允我，我才說。」

楊樹芳說：「你不過是要錢，怎麼給你錢，你倒不要呢？」

武訓回答道：「叫化子並不是求大老爺給錢，倒是要拏錢送給大老爺這裏來。叫化子有幾串錢，想交給大老爺替我放利生息。此外還有一點不好的地，也要交給大老爺代我經營。」於是說出他的心願，要託楊樹芳代為設法籌辦義學。一定要楊氏答允他的請求，他才肯起去。

楊樹芳查知他要興修義學的事是真心實意，並無別情，當時十分驚喜，大大的誇獎了一番，滿口答允了下來。但是告訴他，要修義學，不是隨便可以辦的。這事得圖個久遠；要圖久遠，除開辦費而外，還得有一筆大款作為基金。他的田地，可以留着以為基金，現錢則作開辦費，但現在所有的，都還嫌不夠。而且這事也得和縣太爺商量商量，得了他的批准，才可以著手辦。一時急切是不行的。武訓見他這樣說，感激不盡，磕了幾個頭，繼續去過他流浪生活。

從此武訓賺得的錢，只要積滿一串，就去交給楊樹芳。這樣，這裏隨時添進，那邊又利上滾息，租上加租，同時不斷的收買地業，到光緒十二年，一共已有二百三十多畝地，共合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數十文；外尚存現款本利共京錢二千八百餘吊。這時楊樹芳才正式和堂邑縣知事談說這事。知事名叫郭春煦，是個熱腸古道的父母官，聽說這個千古奇事，極願贊助。——早先武訓在他本村武家莊曾買置一區房宅，原是打算將來辦義學用的。這時經人踏看，嫌那房宅局勢太小，武訓自己也恐怕日後武姓本家爭佔，於是決意放棄武家莊的房子，由縣知事郭春煦和楊樹芳另外出面選擇地基。恰好本縣柳林鎮有一位善士姓郭名芳號子香的，又有一位監生姓穆名官雲字書五的，聽說這件義舉，經由郭楊二人接洽，自願捐助業地各一區，共三畝餘，作為建築學舍之用。那地基坐落柳林鎮東門外，當即動興土木蓋造二十多間瓦屋。一共化用建造費京錢四千三百七十餘吊，除武訓存在楊樹芳那裏現錢二千八百吊，還短少一千五百七十餘吊。此數暫由郭楊二人設法墊出，以後由武訓奔走各縣及村鎮，復由郭楊二人從各處紳士捐助，經過一年多，方將短少的錢彌補起來。至於那二百三十多畝地，則全數撥作義學的基金，每年租利可得三百七十吊上下，作為經常費用，尙稍嫌不足，只得以後再隨時設法籌補。義學裏的塾師，則由郭楊出面敦請，由武訓自己踵門跪

求，當時應聘的有壽張孝廉崔準等（其後聊城進士顧仲安，博平孝廉曹連枝，清河拔貢滕繼封，孝廉賈品重等都歷年在義學中主講），教師雖已請好，但學生卻不甚踴躍。原因就是富足人家，多半自己設有家塾，不願到這義學裏來；貧苦人家子弟，則又爲生活所迫。於是武訓又分別到貧寒家去跪求，請父兄們許送他們的子弟到義學去讀書。這樣造屋跪請先生和學生，整整忙了一年，直到光緒十四年春季，才把一個義學創辦起來；取名崇實義學，分就兩級：一是蒙學，約得學童三十餘人，由監生某任教；一日經學，約學生二十多人，由孝廉崔準主講。開學的那天，武訓歡天喜地，又唱又跳，特意辦了兩桌極豐盛的酒席，把當地紳士以及有面子的讀書人，一一跪請了來，陪伴教授先生吃飯。他說：「我是一個叫化，怎樣敢和老爺先生坐在一起呢？」執意不肯入席。等酒席散了，他才到廚房裏去吃殘羹冷飯，同時又向生童們跪拜，感謝他們肯來上學的好意。於是一切就緒，學屋洋溢着吟誦之聲。這事傳播開來，各縣各村紛紛議論，無不驚羨讚美。

武訓既把義學興修起來，心裏高興，自不必說。從此他又繼續奔走行乞，檢拾破碎，纏結線球。所不同者，各地百姓已經漸漸另眼相待，尊他爲義人，不忍再僱用他代替牛馬作工；同時他自己也很少做墜鼎、蠟子爬、吃污穢五毒，以及吞食飯瓦的那一套玩藝了。他經

常負着一個破舊褡褳在肩上，手裏擎着一個銅杓，奔走各地。睡還睡在破屋荒廟裏；吃還是那些霉爛粗糙，以及菜根芋尾，只要一坐下來，依舊纏結那永纏結不完的線頭線蛋，如此情形人多敬其義，憐其願，捨賜分外踴躍。所以他的收入也來的更多更快了。每至積蓄到一個相當數目，除有極熟識的正直可靠的人向他借用外，其餘依舊交給楊樹芳，以爲補增崇實義學基金，以及經常費之用。到朔望節日，他有兩件事必須做的：第一到各處借戶那裏收取利息。上面說過他的記憶力是出色的強，那家借了一縷，那家是存着三串，那裏是月利多少，那裏又是年利多少，不論怎樣錯綜，他都一一記得。取了利息，還是送到楊樹芳那裏歸總。第二件就是到柳林鎮義塾裏去探視，向教授先生們跪拜一番，問問生活是否安適，伙食是否可口。有時他去了，不巧先生正在那裏打瞌睡！他也不去驚擾，只默不作聲的跪到牀椅跟前。教授先生一覺醒來，看見面前跪着這個人，趕快吃驚地起來，羞愧得臉紅耳赤，再也不敢午睡。有時碰見學生門正在外面遊戲，他也是照樣的走過去下跪，口裏喃喃道：

「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讀書不用心，回家無臉見母親。」

直到學生嚇的跑回屋子用功，他才起來。先生學生嘗過這樣幾次滋味，都起了戒心，誰也不怠惰，學風之佳，冠絕各地。數年之間，學生大大增多。生童增至七十餘，蒙童增至五十；

其達百餘名之多。鄰近各縣的生童，往往跑數十里路來上學。每科歲考，學生入泮補廩不下一二十人。其盛況得未曾有。——這是後話不提。

這時武訓已經五十歲了，楊樹芳有一次和他說：「你已經年歲老大了，你的心願也完全作到了，我勸你不必再去乞討，不必再那樣的勞碌刻苦，你應當的好好養息養息，過一點像人的日子。更要緊的是娶一房親，將來子孫繁衍，百年之後，你有個香火，也算不枉勞苦一生。」

這娶親的話，人家對他進勸，早已不知多少次。他只當做耳邊風，不去理會。楊樹芳這次的鄭重勸說，他還是不肯聽從。他答道：「我活一天，就辦一天義學，這個心願是永不放棄的。我不娶親，我積蓄的錢都可由我做主；若是娶了親，又生了兒子，妻子的衣食用度，都要化費我的錢，那就妨礙我的事情，違了我的心願了。這事我萬萬不能違命的。」

他有兩首歌道：

「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義學爲生涯。」

「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這年堂邑縣知事有事下鄉，到了柳林鎮；因一直未得機會和武訓見面，這次特把武訓找

了來，在義學裏相見。武訓對郭知事跪拜，感謝他贊助盛意，郭知事看見他一身衣服滿處補綻，破爛不堪，心裏憐惜他，善言嘉獎一番，給了他十兩銀子，叫他添置體己衣履。武訓執意不要，推三阻五，鬧了一回，方始接了，還是交給楊樹芳歸總到義學裏去。郭知事因說起現在館陶縣有個和尚法名了證，因受武訓的感化，也正在楊二莊籌設義學，聽說廟產已勉強夠得經常費，只是開辦費還短少些。武訓原已風聞此事，因特意跑到館陶楊二莊，找着了證和尚，補足他二百三十千錢，以爲興蓋義學之資。

同時山東巡撫張曜字勸果，聽到武訓的義行，特下示傳見。武訓當即攜帶着他的破褙褲舊杓步行到濟南晉謁。看門看見他鶉衣百結，面目骯髒，要他換衣洗面，修飾乾淨，武訓只不理他。進入帥府，武訓坐在廊簷下階台上面，一邊結着線，一邊和巡撫問答。率其天真粗樸，和巡撫侃侃而談。張撫十分敬重，捐送他一筆錢，又賜以黃布鈴印的緣簿，並勸他徧求各府州縣以及學院廳廳在上面蓋印，以作信符，使他易於募化。同時又代奏請朝廷，給他建造一個「樂善好施」的牌坊。從此武訓的名聲震動遠近，全國各地的人民，無不欽慕其堅苦卓絕的精神；每年都有督學親自下鄉去拜看他，慰問咨詢，捐送巨金，無所不至。

光緒十七年，武訓到了臨清縣。鈔關街有一位名叫施善政的紳士，聞知武訓來到，親自

到破廟把他請回家中住下。因談起自從咸豐甲寅年間本地連年兵燹，直到而今猶未恢復元氣，所以無力讀書的貧家子弟，比別縣更多，武訓當即懇託施君和臨清士紳商議，在本地籌設義學。施善政乃約請了馮長泰等耆紳著手建辦。在御史巷買了一所房宅（費銀四百兩），加以修理添造（費銀一百餘兩）。另外撥出庫平銀六百兩，交由馮長泰承管行息，以爲義學臨關經書之開支。隨後爲擴充發展，已追過柳林鎮義學，乃又添買舖房二座，旱地六畝；通計每年可進款利一百餘兩，房租地錢一百餘吊，義學開支每年約需三百餘吊，出入相比，綽綽有餘，根基日固，當時聘得的教授是本邑貢生王丕顯，字紹文，爲人篤實好義，辦理學務，至爲賣力認真，數年之間，竟趕過柳林義學而上之。

武訓連辦義學三處，資望日隆，但他自己還不滿足，依舊到處乞化，每至廟會節日，他總要趕了去，擠在人叢中，口裏不住的喃喃歌唱，一邊向那些過往的善男信女乞化。人家都知道他的義行，無不踴躍輸將，有時他又印些善書，分散給香客，那些書原不取錢，但受人總過意不去，反而加倍的捐錢給他。每次香期終了，所化之錢著實可觀。

他在各縣村莊盤桓走動，已經三十多年，始終是肩荷蓆褌，手拿銅杓，一身襤褸破敗的衣履。他的面貌甚醜陋，額角窄狹，嘴唇扁皺，配以豐闊的腮巴，極像一個老婆婆；尤其一

口輕細的語音，簡直與老嫗無別。以此各地人民自小孩以至大人，自男子以至婦人，都能和他親熱熟識。此時人家欣慕他的聲望，借重他的資緣，往往請他爲兒女說媒，締聯婚姻，他自己也最歡喜奔走說合做個媒人，他常常嘻笑着唱道：

「義學症，作媒紅，這樁親事容易成。」

這時因爲積蓄增多，借戶也增多了，他怕自己年事已老，精力不濟，乃請了一位遠房族孫武茂林代爲記賬。這武茂林爲人忠厚老實，一如武訓，執管賬目，分文不苟，武訓十分倚重。自這時他始有賬簿，本家親戚們見他日益發達，現在又任用族人，都來接近他，巴給他，他都淡然置之。尤其他的哥哥武讓，屢欲在兄弟跟前，沾點好處，他也是鐵面無私，一點不肯幫襯。武讓會租了他幾畝地，有一年不給租金，他竟托人取去了佃轉租給別人耕種。他有幾首常唱的歌，就是申說這種苦心的：

「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爲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

「衆人錢，不養家，養家天打雷劈火龍抓。」

「我的事，你別管，兄弟分家不相干。」

「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有一次堂邑知縣郭春煦，請他到縣署裏吃飯，又提起他娶親的事，勸他無論如何要接受他的忠言，以接續武家香火，他還是不肯理會。這類倫理觀念，在別人視爲天經地義，必須遵守，但在他卻覺得不值一笑。只看他對於本家親戚甚至親兄都不去顧念，就可知他是個封建倫常的叛徒了！當時他對郭春煦滑稽的唱了一首歌，以表其心：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

郭春煦看他如此，也無可奈何，但想到他辛苦一世，不會用一文錢在自己身上，總替他難過，遂又告訴他，如今年事已高，勸他預先買付較好的棺材，以爲沖喜，他更覺得可笑，唱了一首歌，就匆匆告辭而去，歌曰：

「路死路埋，街死街埋，死了自有棺材。」

對於親族以及他自己是如此情形，但各地孤寡赤貧，他卻常常周濟的。其中最爲人熟知的是贈地給冠縣張陳氏一事。蓋因冠縣張八寨有個張春和之妻陳氏，其夫出外謀生，一去十年毫無音信。陳氏侍奉老婆婆在家，飢寒交迫，一次婆婆患病，日久不愈，病中極想吃肉，陳氏無力購買，竟把自己手股上的肉割下一塊，燉給婆婆吃。這事傳到武訓耳裏，慨然贈給陳氏十畝良田，以爲養老養親之資。像這類事，他做過不止一次，他都絕口不和人談。但這

次贈田竟達十畝，遂致遠近轟傳。人家問他爲何這樣慷慨，他歌道：

「這人好，這人好，給他十畝還嫌少。這人孝，這人孝，給他十畝好養老。」

他流浪飄泊了三十多年，不會吃一餐好飯，不會穿一次好衣，更不會睡一天暖和牀鋪，而辛勞奔走，無所不用其極，一個人不是銅筋鐵骨，那裏經得這樣長期的斷喪和折磨？此時他上了年紀，病痛時作。每常到各地義學中探看，那些學生們都勸他從此停止乞化，好好養息，他依舊不肯理會。一次大家商量商量，把他包圍了起來，團團轉向他下跪，請他接受大家的公意。他連忙也陪着跪了下來，眼中不住的流淚。等到學生站起來，他早已攜着他的簷下種銅杓，蹣跚踉蹌走向別處去了。到得光緒二十二年四月間，他又病倒在臨清義塾的廡廊下面，當地士紳以及學生們百般延醫診治，都無效果，延至四月二十三日，終於與世長辭，年只五十九歲。當他在廡廊下面咽氣的時候，聽到裏面洋洋盈耳的讀書聲，他還張着兩顆老花眼睛欣笑呢！

武訓死後，三縣鄉民無不悲悼，紳董們會商安葬的地點，結果擇定柳林鎮義學東偏的空地（他陸續在此購地三百畝）建爲墓穴。由武讓的兒子武克信迎喪歸葬，鄉民送者數萬人，哀哀得未曾有，當時立墓碑，刊墓誌，又由山東新任巡撫袁樹勳奏朝廷將其生平宣付國史館

立傳，並准入忠義祠。那位執管賬目的族孫武茂林，又於悲戚之餘，汲汲焉在墓旁蓋建祠堂，等到工事完竣，他竟在祠堂自縊而死！武茂林死後，紳董們檢看賬目，除柳林、楊二莊，以及臨清三處義學基金不計外，只自己經手放出的債戶，就多至百數十家，總數達幾千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未經收回。

武訓逝世不久，武家族人之不肖者，曾多次涎產爭訟，各處義學，都很受了些影響，後經省縣當局斷結，方得絃誦如常。至今楊二莊和柳林鎮二處義學，以繼承乏人，又加歷年兵匪騷擾，已經日益蕭條。惟獨臨清義學，因賴王丕顯之努力經營，會屢次奔走募款，大加擴充，基金已達數萬元。今改爲「武訓兩級小學」，校務蒸蒸日上。當地人士，都尊王君爲武訓第二。

本文參考材料

賈品重：武善士訓墓誌銘

清史稿：武訓傳

梁啓超：武訓先生傳

陳代卿：武七小傳

沙明遠：紀武訓興學始末

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

張 耀：奏請廷建坊

袁樹勛：奏請宣付史館立傳

鍾維嶽：臨清仕紳公稟

張 澍：臨清仕紳請轉存案稟

武訓小學輯：武訓先生興學歌

八 記行乞興學的教育家——武訓

孫秋方

一 身世

前清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武訓生於堂邑縣屬的武家莊。光緒二十二年四月，死於臨清鈔門街施善政家，享年五十九歲，無妻嗣，由侄武克信收殮，葬於堂邑縣柳林莊。出喪時，堂邑、館陶、臨清三縣紳董扶喪執紼者近萬人，所經各縣官守亦多隨送。

二 生活

武訓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生活十分艱苦，幾乎當了一輩子的叫化子。自幼死了父親與母親，和哥嫂同住，雖有幾畝薄田，但因連年災荒，收穫一點糧食，如何能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不得已，只得提了破籃，拿了打狗棍，出門討飯了。

武訓雖然窮，但很忠厚。他的姨丈張老闆是個賣豆腐的，把他叫去當傭工，幫着推磨。村裏的人都看不起他，呼他爲「豆沫」，他迫於生活，奉養老母，只好忍受。後來，因爲張老闆不給工錢，於是又到另一家磨坊裏推磨，但不久又走了，因爲這家磨坊，買了一頭黃

牛，用不着武訓了，混了一陣，只剩了幾百錢，一起給了母親。後來又換了幾個地方當傭工，給人家碗田或打雜，但終於受不住主人的虐待欺侮，於是又回復了自由的討飯生活。

三 興學的動機

有一次武訓到了秀才家裏當傭工，這位酸腐鄙吝的秀才先生，雖然滿嘴的「詩云」「子曰」；但骨子裏卻是個大壞蛋，無時無刻不在盤算人。一天，武訓的姐姐托人捎給武訓一封信兩串錢，恰巧武訓不在，就被這個秀才先生替他收下了。秀才見錢眼熱，心一歪就把錢吞吃了，等武訓回來，把信唸給他聽，但把信上捐錢的話完全略去，武訓不識字，自然信以為真。後來武訓的一位親戚從這裏路過，順便來看望他，談話中提到捐錢的事，武訓這才知道兩串錢被主人吞吃了，忙去質問，誰知這位秀才先生，不僅不認賬，反把武訓痛罵了一頓，說他窮迷了心竅，故意栽贓，武訓本想再理論，但主人有錢有勢，奈何不得，只好啞子吃黃連苦在心裏，背地裏暗暗流淚。

又一次，正是過年的時候，秀才寫完了春聯，吩咐武訓張貼，自己上街購辦年貨去了。武訓正要貼的時候，陡然起了一陣狂風，把春聯吹亂了；武訓不識字，分不出上下。秀才回來一看，自己的床上貼了「貓狗平安」，雞窠貼了「闔家吉祥」，其餘貼倒的、貼錯的，不

一而足，大年大節，這是多麼晦氣！秀才一怒，打了武訓兩耳光，當下算賬，請武訓滾蛋！還將工資打了八折，以示懲罰。武訓到此時，實在忍不住了，指着秀才罵道：「你這壞東西，吞吃了我姐姐送給我的錢，如今又剋扣我的工錢，你還有一點良心嗎？這兩個臭錢，我嫌骯髒！留給你寒狗洞吧！」嘩啦一聲，銅錢撒滿了一地，武訓把包袱一夾，昂然的走了。

武訓受了這兩次的刺激，難過極了。心想自己爲什麼到處受人欺侮呢？還不是因爲愚笨嗎！但自己爲什麼這麼愚笨呢？當然是沒有知識的緣故。又想到世上像我這樣的人，真不知有多少，自己現在窮，年紀也大了，沒法再讀書，我何不想個辦法，辦個義學，使一些窮人的孩子讀書認字，免的吃虧上當呢？這便是他興學的動機。

四 籌款的方法

武訓有了興學志願，但想達到志願，自然非錢不可；而且非很多的錢不可。像武訓這樣的窮光蛋，如何來的及呢？要說募捐吧，誰肯理這叫化子？說不定人家要說他拿興學作騙錢的手段？他想了又想，只有靠自己，用自己的氣力，刻苦做工，一點一點的積蓄，日子久了，一定能成！武訓的主意打定了後，便卓絕的去實行，白天出去討飯，晚上住在破廟裏搓麻線。得到一個錢，便儲蓄起來，又編了好多歌子，逢人便唱：「抗活叫人欺，不如討飯隨

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人家看了他那個樣子，都以為他是個瘋子，不去理他，實在的有理想，有抱負，有魄力，有遠大眼光的人，往往被人看成瘋子。總理當年倡義革命的時候，一般人不是也叫他「孫大礮」嗎？嗚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有時向人討要，人家不理，甚至罵他頑，但他並不生氣，嘴裏還是唱：「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我飯。」不強要，不強化，不用害怕；俺化緣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在前清人們腦後，都拖着辮子，武訓沒有這些閒工夫來梳理，便把頭剃光，只留一撮毛，人家笑他，他唱：「左邊剃，右邊留，興個義學不用愁。」他還有一種「緊蜻蜓」的本領，兩手按地，兩腳朝天，能停半個時辰不倒下來，他一面表演一面唱：「緊一個一個錢，緊十個十個錢，緊的多，錢也多，誰說不能興義學？」

只要給的錢多，他並且可以緊起來爬着走，一壁爬一壁唱：「爬一遭，一吊錢，爬十遭，十吊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有時人家給他好一點的飯菜，他捨不得吃，拿去賣給破落戶，自己嚼洗鍋水，吃垃圾堆裏芋尾，但他仍然高興的唱道：「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吃菜根，吃菜根，我吃飯，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

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他的腸胃實在有點奇怪，討不着飯菜，尋不着菜根芋尾，甚至連什麼蛇蠟破磚碎瓦都可充飢，並且藉此討錢，唱道：「吃蠟子，吃蠟子，修個義學我的事。」「蛇可吃，不要怕，修個義學全在我自家。」「破磚破瓦，都能消化，若不修義學，才惹人笑話。」

人家見他這樣著迷，都認爲他有了精神病，就把他這病叫做「義學症」。但他對這並不計較，笑罵由人，只要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就行，他唱：「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上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總之，他有了堅定的意志，便想了種種方法去達到目的。可見方法不是沒有，但看人們是否去想？社會上有許多事業，本來的計畫都很好，終因不能盡心想辦法，以致都成了畫餅。

過了幾年，武訓已積有九十串錢了，再加上承分祖遺田產二畝，賣得一百廿串，兩下合起來，共有二百一十串，他心想放在自己的身邊，不大穩當，不如存到婁進士家裏，婁老爺是個忠誠君子，將來本錢生利息，利息做本錢，本錢再去生息，如此滾下去，便越積越多。想到這裏，心裏有說不出的痛快。信口唱道：「興義學，沒心煩，現在已有二百一十串。」「存本錢，生利息，求求館陶婁進士。」

走到婁進士門前，雙膝跪下唱道：「不要米，不要麵，只求進士老爺見一見。」婁姓家人看見他是個瘋顛的叫化子，要趕他走，他死也不動，繼續的唱道：「只求進士老爺見一見。」只求進士老爺見一見。」人們給他錢，他也不要，後來鬧的婁進士知道了，出來問他來幹什麼的？他說：「我討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

於是把來意說明，婁進士很受感動，就答應了。從此武訓要了錢，都存到婁進士家裏。

五 義學的成立

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武訓日積月累，竟達七八千吊錢，於是和婁進士商議買了二百多畝地，租給人家耕種，作為將來的常年經費。後來又有位郭善人捐了兩畝地，作為義學基地，於是建築了二十多間瓦房，取名「崇賢義塾」。招貧寒子弟幾十名免費就學，請崔舉人做教師，崔不答應，武訓苦苦地跪了幾天，才算達到了目的。後來又接續的辦了「鴉莊義塾」和「史巷義塾」。有志竟成，於此益驗。

武訓知道義塾雖然成立了，如果教育上頑忽怠惰，仍然無用，因此對義塾的情形時時考察。一天，討飯經過義塾，又到裏面去看，不料教師正睡午覺，小學生們在外打做一團，武訓傷心極了，上前唱道：「讀書不用功，回家無面見父兄，讀書不用心，回家無臉見母親。」

學生們一見武訓，趕快跑到座位上去了。

武訓走到教師床前，一聲不響雙膝跪倒，崔老師一覺醒來，睜眼看見「董事長」跪在床前，非常慚愧！慌忙下床攙駕。武訓說：「先生睡覺，學生胡鬧，我來跪求，一了百了。」崔舉人滿臉飛紅道歉說：「從此以後，定當謹慎。」學生有不用功的，武訓也照樣的跪求，因此沒有一個不敬畏他，「至誠所感，金石為開。」武訓有了這種精神，自然沒有不成功的事。

七 所得榮譽

武訓興學的名聲，一天天的傳播開來，山東巡撫張曜傳見他，看他果然瘋瘋癲癲的，問他興學的情形，武訓說：「我不瘋，我不病，一心只害義學症。」

後來張曜把他苦志興學的經過，奏知朝廷，封他爲「義學正」，欽賜黃馬褂，頒「樂善好施」匾額一方張挂義塾，並准將來入鄉賢祠，事蹟交國史館立傳。但武訓志在興學，啓迪民智，醫治愚昧，對此榮譽，並不感興趣。他說：「義學正，不用封，黃馬褂，沒得用，辦個義學萬年不能動。」後人有詩頌揚他說：「莫道乞人沒下場，誰知武訓盛名揚，線頭纏出千秋業，豆沫長流萬古香。」

八 附記

武訓終身不娶妻，有人勸他討個老婆，將來好傳種接代，他老是搖頭說：「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因為他一生的鴻願達到了，眼見許許多多的貧苦子弟都好好的受了教育，在社會上成了優秀國民，他最痛快沒有了。至於個人的事，早置之度外了。到了晚年，他快活的唱着：「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艱苦奮鬥，初志得遂，胸懷坦蕩，了無牽掛，這樣自可以死生聽命順乎自然了。他說：「路死路埋，街死街埋，死了自有棺材。」

武訓死了百多年了，但他留給社會的痕跡，永遠不可磨滅；他雖是個叫化子，但他的地位，遠過於一般達官貴人。他所以能成功這樣不朽的基業，第一由於他至誠的秉性；及博愛無私的襟懷。因為至誠才能感人；因為博愛無私，才能得人同情。如果他有私念存在心，那便是欺世盜名的小人了，世人雖一時被其矇蔽，日子久了，自會揭穿的。社會上有多少慈善家，到末後終於露了狐狸尾巴，全由於心裏有自私的念頭。武訓自己受了刺激，感到了苦痛，馬上想到別人，自己雖然不能讀書了，還要讓別的能讀書的人讀書，這正是我民族的「民胞物與」的崇高精神；及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風雨不動安

如山」的氣度，同樣的偉大。第二由於他堅苦卓絕的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毅力，因為這樣才能使不可能的事情成爲可能；使極艱難的事業，得到最後的成功，這便是中華民族的韌性，這便是所謂「細水長流」的精神，也即是中華民族永久適存的保證。

在空前的苦難中，在政府倡導地方紳士捐資興學的時候來紀念武訓，尤覺意味深長。

九 武訓畫傳註文

段承澤

一 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西曆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武訓降生於山東堂邑縣武家莊這座破屋子裏邊。

二 武訓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宗禹就去世了，他的胞兄武讓貧不能自給，便自尋生路，他就隨他的母親討飯度日。

三 武訓先生是天然的純孝，在很幼稚的時候，就知道把要來的食物選其整潔較好者先奉其母。

四 武訓雖在討飯，但每見村童入學時，便生羨慕，常尾隨他們，面上充滿了熱望；學生們很詫異，時常呵斥之。

五 而武訓盼望上學的心太切了，有一天徑到學房內請求先生准其讀書，這位先生見他是個叫化子，就毫不客氣的把他打出去。

六 武訓就哭着對母親說道：「媽！我爲甚麼不能上學呢？」他母親含着淚道：「咱家

窮得沒飯吃，那裏還有錢供給你上學呢？傻孩子！」

七 可憐的武訓年方七歲，他的慈母，就與世長辭了，他的兄嫂也顧不了他，從此武訓的悲運更加深了。

八 他的伯母雖也是窮，而對武訓卻是憐愛他，當他母親葬埋之後，就把武訓領到她的家中。

九 過了二年，有一天他忽然向伯母請求教他念書，他伯母很悲慘的說：「書，不是窮人念的，還是長大了扛活找碗飯吃吧！」此後武訓便不再提起念書的話了。

十 武訓年歲稍長，他肯再累伯母，就到另一個族伯家充小工，屢受苛待，某日他不留意，把豬食弄到地上，就挨了一頓毒打。

十一 這年十六歲了，又轉到館陶縣薛店村張舉人家傭工，每年工資六千文，工價雖少，而他做活卻是十二分的忠實，人多說他是個傻子。

十二 一氣幹了三年，一天因伯母有病，想支點工錢孝敬她，不料這位主人知他愚誠，竟拿了本假賬來欺騙他，指着賬說：「你的工錢早已支完了，這不是賬嗎！」武訓當時驚駭的說：「我們要憑良心哪！」

十三 這位張舉人聽他說「憑良心」三個字，便老羞成怒，指使着如狼似虎的家丁，把武訓打了個頭破血出，張舉人還背着良心，拿着假賬向大眾宣布武訓混賬，鄉人雖知其冤，但誰也不肯替他抱不平。

十四 挨打以後，鄉人多怕張舉人的勢力，獨有一位趙善人夫婦們，不怕他的惡勢力，去送水救他。

十五 趙善人又將武訓抬到他家中，好好的把傷養好了，才讓他出去另找活作。

十六 武訓到他的姨丈家裏當長工，心想「這樣的至親，總不會再受欺了罷！」於是努力工作，雖終日汗如雨下，也不偷懶。

十七 忠誠的武訓心裏想：「一年一支工錢，可不致記錯了罷。」歲末向他姨丈要算工錢，不料這位人面獸心的親戚，也竟以其忠誠可欺，照樣拿本假賬來欺騙他。

十八 兩次扛活均被主人拿假賬欺騙了，並且挨了重打，真是痛心，便氣憤成病，含着悽慘的悲淚自己想：「我爲甚麼受人欺呢？因爲不念書不識字；我爲甚麼不念書呢？是爲家窮。現在我的年紀已長，是不是能念書了；可是世界上的窮孩子，都念不起書，將來全是要受人欺侮的，真是可憐！怎樣想方法教他們念書呢？」

十九 鬱悶了數日忽然大悟，決定興辦義學，但是辦學必定要錢，像自己這樣窮，那裏弄錢去？扛活又靠不住，當短工、討錢總可以省錢，這雖然是有限，而積少自能成多。這個偉大的計畫確定後，他的病馬上就好了，他很快樂的歡躍狂歌起來，他歌的是：「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在他那種悲憫精誠的精神推動之下，他的偉大的新生命也就開始了，而一般人卻認爲他是瘋了。

二十 他偉大的志願確定之後，首先將髮辮薙去賣了錢，並且在左邊留下一撮作桃形，以引人注意，好易於討要，並左右薙留不定，他唱道：「這邊薙，那邊留，修個義學不犯愁。」又：「這邊留，那邊薙，修個義學不費力。」

二十一 他每天在街上討着飯，口裏只是喃喃不斷的義學長義學短的那麼唸，人人都說武訓是瘋了，是得的義學症了罷！真是可氣，頑皮的小孩子們，見了他就喊：「豆沫兒！豆沫兒！」成心侮辱他，可是武訓滿不在乎。

二十二 武訓本着他那行乞興學的願心，每日在沿街乞討，不識字的痛苦時刻刺激着他的心靈。

二十三 遇到了那富而吝者，不但不給，反到呵斥一頓，武訓就唱道：「不給我，我不

怨，自有善人管我飯。」又：「不強要，不強化，不用著急，不用害怕。」又：「大爺大叔別生氣，你幾時不生氣了，我幾時出去。」由此可見武訓的雅量，自然的浩然之氣。

二十四 武訓討來的飯，必將整狀的較好的出賣，把碎的自食，數十年來如一日，有人問他爲甚麼不吃好的，偏吃壞的，他唱道：「吃好的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二十五 武訓常爲人家推磨，他一面推並一面唱道：「推磨推磨，一斗麥子六十個，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又：「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乾土墊磨道。」鄉人都爭着僱他。

二十六 武訓每在途中，拾得殘破的布棉絮或爛線碎麻，就捻成線繩或纏成線蛋來換錢，他真會廢物利用。

二十七 武訓拾得破布殘線來，就捻成線繩或小車絆帶，或纏成線蛋出賣，他每於捻線繩纏線蛋時候就唱道：「捻線頭，纏線蛋，早晚修個義學院。」又：「纏線蛋，捻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

二十八 武訓纏的線蛋很好，人人皆知，所以小孩子們都爭先購買，所得之錢，即準備作修義學之用。

二十九 也有時替人家看磨羅麵，只要捧到錢，武訓通通不辭。

三十 武訓有時候也給人家推碾子，代替牲畜，拚命的賣力氣換錢。

三十一 武訓常常替人家作出糞、切草、拉碓子等工作時，就在街裏唱道：「出糞，切草，拉碓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果然找着了僱主。

三十二 武訓的汗珠子，一粒粒的往下掉，那一粒汗珠子也是爲了教窮孩子們唸書的，沙沙的切了一天草，掙了建義學的幾塊磚瓦。

三十三 武訓是因爲着社會上的需要來找工作的，春天播種時，他就替人家拉碓子，並唱道：「給我錢，我碓田，修個義學不費難。」歌聲一停就有人僱了他。

三十四 武訓時常替人挑水，雖然挑一擔水僅僅才兩個錢，他的心裏想：「多掙一個錢，義學是會早開一天學的。」

三十五 鐵石一般的堅心，牛馬一般的努力辛苦，好幾年才積錢六緡，就託館陶縣塔頭村姓婁名峻嶺字崇山的一位武進士代爲存放，婁感其誠，慨然應允。

三十六 武訓真能吃苦，他爲了修義學，在如火如荼的烈日下，替人割麥子。

三十七 武訓實在是一個多材多藝的人，他會結絆帶纏線蛋，也會軋棉花，時時處處都在爲義學生財。

三十八 武訓對人非常恭敬，他常唱道：「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賞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所以人人對他的忠誠和藹，都很佩服，願意與他接近。

三十九 武訓每遇廟會或人多的地方，便豎鼎爲人取樂以博錢，他唱道：「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的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

四十 武訓有時候作馬爬狀，供小孩騎之，以作玩戲，藉以博錢，他唱道：「爬一遭一個錢，爬十遭十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他用此種方法博錢興學，其摩頂放踵犧牲自己以救大衆的偉大精神，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墨子兼愛的精神恐不及吧！

四十一 武訓常替人家舂米，淨而不浪耗，故人多樂請其舂米，所得工錢，全作修義學的準備。

四十二 武訓每於夜間無事，卽代人紡線，所得之款，卽存之備修義學之用。

四十三 武訓有時拿蝎子玩耍以博錢，人或說他：「你敢吃蝎子嗎？」他唱道：「吃蝎子，吃蝎子，修個義學我的事。」

四十四 武訓有時拿蛇作欲食狀以博錢，人多驚畏，他說：「蛇可食，不要怕，修個義學全在我自家。」

四十五 武訓有時拿塊

化嗎？」他答道：「破磚碎瓦都能消化，不能修義學才惹人笑話。」

四十六 以後積錢漸漸的多了，又到堂邑縣柳林鎮文進士楊樹芳家求見，楊家的差人，見他是個叫化子，求見主人必無好事，哀求數日也不給傳達。

四十七 一連氣，在楊家門口跪了五天，終算達到了目的，楊問：「丐者，你是要錢嗎？」武訓跪答：「我不是向貴人要錢，乃是給貴人送錢的。」就很誠懇的把討飯積錢，要與義學教窮孩子們唸書識字免受人欺的心願說了一遍。樹芳本是個有德行的人，頗受感動，慨允之，並始終贊助其事之成功。

四十八 將錢交樹芳後即退出，楊家的差人說：「你是想着假借辦義學教窮孩子唸書的名義來發財麼？」武訓就當面對天盟誓說：「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爲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

四十九 有一天夜間，武訓住的那破廟頂，忽然塌了，一塊瓦正落在武訓的頭上，鮮血直流，第二天早起他便出門去討飯，一人問曰：「武七你的頭破了，你還不看嗎？」他說：「打破頭出出火，修個義學全在我。」

五十 武訓討來的好飯，他捨不得吃，揀那菜根芋尾而食之，有人問其所以，他唱道：「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又：「食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來修個義學不費難。」

五十一 武訓討飯時，人常以水給他，意思教他喝，他有時先洗臉後喝，人就問道：「這髒水那能喝呢？」他唱道：「喝髒水不算髒，不修義學真骯髒。」

五十二 武訓對那樂善好施的善士們，常唱以下各歌以頌揚之，歌曰：「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又：「你們行善我代勞，大家幫着修義學。」又：「我化緣，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又：「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

五十三 錢漸漸的積多了，就開始買地做爲義學的基金，他爲了價廉要了鹹地，有人勸他說：「鹹地不好。」他便唱道：「只要該我義學發，要地不怕要鹹沙，鹹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後無鹹沙。」

五十四 他的哥哥武讓，見他有錢了，便找他要錢，武訓很誠懇的唱道：「我的事，你別管，兄弟分居不相干。」

五十五 以後他的姪子們，又去向他要錢，他唱道：「衆人錢，不養家，養家雷劈火龍抓。」

五十六 武訓的族孫茂林，人很忠實，武訓就留在身邊替他管賬。一次向館陶縣邵某討債，邵某成心賴債，茂林無法，歸訴武訓。

五十七 武訓親自去討要，他仍是苦心推諉，武訓向他盟誓道：「人憑良心樹憑根，個人只憑個人心，你有錢，我受貧，準備上天有真神。」

五十八 因賴債者之無天良，卽氣鬱成病，茂林親爲侍奉，數日後卽痊愈。

五十九 武訓又要了一塊有坑的地方，有人勸他別買坑地，他就唱道：「只要該我義學興，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後平了坑。」

六十 自從二十歲確定了他的願心後，經過了三十年的精神表現，鄉鄰多受感動，有郭芬者因同情武訓辦義學的主張，於光緒十二年冬，慨捐柳林鎮東門外宅基一處，翌年柳林鎮義塾卽建於此焉。

六十一 武訓親到各處購買磚瓦木料，以備建築學舍之用。

六十二 建築學舍的材料都買齊了，就與楊樹芳先生實地籌設學舍建築的辦法。

六十三 光緒十三年即開始建築柳林鎮的義學，楊樹芳親爲督飭，村民多樂與助工，不數月，而全部校舍即落成，共計房屋二十餘間，另有學校基金，地二頃七十餘畝外，存現錢兩千餘串，以備延師修房之用。

六十四 校舍既成，乃跪請壽張縣癸酉拔貢、丙子舉人名士崔準掌教事，崔慨允之。

六十五 武訓又親勸貧家子弟入學讀書，有的人竟自己認爲讀書不是貧家子弟的事，故不欲使子弟入學，訓則長跪求之，並誠懇的說道：「窮孩子上學的時期已來了，不要再耽誤他們的終身吧！」人感其誠，乃踴躍遣子弟入學。

六十六 一切的事均已完備，遂於光緒十四年的春天，正式開學上課了，當時的學生共有五十多名，楊樹芳婁峻嶺及地方耆紳均皆參與這個隆重的典禮，全場都深爲武訓精誠救世的偉大人格所感動，其情緒更覺格外的嚴肅熱烈，武訓三十餘年的偉大志願，到此算實現了，武訓就請樹芳爲本校的學董，主持一切。

六十七 開學的那一天，武訓預備很好的酒席請先生，由楊婁諸紳作陪，而他自己則在門外屏息鵠立，讌畢乃入，表示不敢與師抗禮，人益敬佩之。

六十八 武訓對於老師教授是否勤惰異常關心，一日太陽已出，學生已到齊，而老師尙

在高臥，武訓推開他的門，不慌不忙，恭恭敬敬的就跪在他的床前，老師忽然醒覺，驚恐漸愧，自此再也不忍晚起了。武訓每見先生懶惰時，即長跪哀請之。

六十九 武訓對於學生，是否勤奮讀書，更特別注意，每見頑皮的學生玩耍，他就長跪規戒之，學生見而驚愧萬狀，以後即不肯再犯，此乃武訓精誠之所感也。

七十 武訓的精誠所感，老師均勤苦教誨，武訓乃長跪致謝以獎勵之。

七十一 學生趙光遠，平日甚用功，每試輒列第一，武訓亦長跪獎勵之。

七十二 楊樹芳、張峻嶺兩先生因親受了武訓精誠的感動，乃相攜去見縣長郭春煦，稟明武訓討飯興學的始末，與他那精誠偉大的人格，縣長聽說異常敬佩。

七十三 過了幾天，縣長親到鄉間去視察他這個學校，深受感動，贊美不止，遂與談話，並贈銀十兩，叫他換換衣服，訓不受，堅與乃受之，後仍交與學校作辦學之用。

七十四 巡撫張曜聞先生興學事，傳見之，獎銀二百兩，賜黃布鈴印綠簿，並奏明皇上恩賜建坊，當問話的時候，先生仍不停的捻他那線繩，心中若毫無所動者。

七十五 武訓手捧黃布鈴印綠簿獎銀二百兩，離開了巡撫衙門，

七十六 山東巡撫張曜奏請建坊片：

再據署堂邑縣知縣郭春煦詳稱：紳士選用訓導楊樹芳等公呈，縣民武宗禹之子武訓，自幼失怙，其家極貧，事母崔氏曲盡孝謹，與兄武讓亦極友愛。質樸勤儉，每年儲值餘資積蓄生息，陸續置地二百三十畝有奇，計地價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串八百七十四文，全數捐爲創造義學經費。適有鄉人郭芬捐助柳林集東門外基地一畝八分七厘，遂建義學瓦屋二十間，所需工料武訓又獨捐京錢二千八百串，隣村公捐京錢一千五百七十八串，已於本年春間落成，延師課讀，生童三十餘人，外課生等二十餘人。竊觀鄉里義舉，身登貴仕、家擁厚資者，尙不肯倡捐辦理，武訓以貧苦小民，節衣縮食，罄半生之積蓄，以成義學，洵屬急公好義，行誼可風，呈請詳報奏獎前來。臣查武訓捐助義學經費統計七千餘串，合銀二千兩以上，核與建坊之例相符，仰懇天恩俯准堂邑縣民武訓自行建坊，給與「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奏奉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

七十七 「樂善好施」的坊已建立在大街上了，不過這四個字的意義是不能包括武公的精神的。

七十八 武訓在路上看見老年推車困難，他就幫着拉車，拉到地點後，給他錢他就要，

不給他錢他也不爭。

七十九 興學以後，武訓仍行乞，賣苦力，到老年時學生們看他太苦了，屢次請求他改變生活，就在學校內食住，他說：「善人施錢是教我興義學爲窮家孩子唸書識字的，我若是自己享受，那就是欺騙善人了，這違背良心的事，我是決不能作的，我這樣是很快樂，毫無苦惱的，謝謝你們的美意吧。」

八十 武訓仍整年僕僕風塵的討飯，爲興學，終身未曾改變他的生活。

八十一 自柳林鎮的義學開辦之後，他那偉大精誠的人格，已深入一般人的腦裏，於是紳士富戶見了他，均樂意捐助。

八十二 武訓有時到其他的學校去募捐，小學生聽說他來了，知道他捐錢是辦義學，教窮孩子們唸書的，所以都樂意助之。

八十三 有人勸他娶妻，他就唱道：「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義學爲生涯。」又：「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八十四 武訓常印些善書，遇到廟會就出攤贈人，雖是不要錢，但是人敬佩他的人格，反倒格外多給他錢。

八十五 冠縣張八寨張春和出外十年，家貧如洗，妻陳氏，事姑至孝，姑病思食肉，陳氏割股奉之，病旋愈。先生聞而賢之，概贈良田十畝，並唱道：「這人好，這人好，我給十畝還嫌少。這人孝，這人孝，給他十畝爲養老。」

八十六 武訓的人格，已是婦孺皆很敬佩的，所以他也常替人說媒，並唱道：「義學症做媒紅，這樁親事容易成。」

八十七 一日縣長與諸紳公宴之，武訓道：「豆沫也勞太爺請，太感謝了！」縣長與諸紳規以大義，勸其娶妻立後，武訓笑唱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社會人士益加敬佩。

八十八 興學以後的武訓，雖然自己仍抱定終身討飯受苦的決心，但是社會上的人，無有不敬重他的，無論走到甚麼地方，一到吃飯的時候，爭着請他到家裏吃飯，好像誰能請他到家裏吃頓飯，就很光榮似的。

八十九 到了人的家裏，給他添飯的添飯，拿坐的拿坐，都很誠懇敬重他，有一天到了一家，有一隻白狗一隻黑狗來咬他，他就笑着說：「黑狗白狗你別咬，武豆沫惹義學症來到。」那狗馬上就俯首帖耳的表現出一種歡迎的態度來了。

九十 館陶縣楊二莊千佛寺的主持僧人了證，因敬慕武訓的人格，乃將自己積存約三千錢捐助武訓，就在楊二莊創辦了一座義學。

九十一 楊二莊的義學開學之後，了證常與武訓同到校內視察教師教讀的情形，就請了證爲這座義學的學董，主持一切。

九十二 臨清有耆紳施善政者，素聞武訓興學義舉，甚爲敬重，武訓到臨清時，施請蒞其家，相談頗契，乃成知友，遂贊助武訓在臨清城內御史巷籌立義學。

九十三 逾年乃成立，跪請王不顯先生爲教師，王君頗忠實，且敬武訓之爲人，乃允之，及武訓逝後，王仍繼其志，進行擴充，其所以得垂永久者，王君之力也，故後人皆以武訓第二稱之。

九十四 臨清御史巷義學開學典禮，開學後，卽請施善政爲學董，主持一切。

九十五 常有人在街上勸他道：「你已老了，也要爲自己打算點送老的事才對，不要整天的專爲他人哪！」他笑着唱道：「街死街埋，路死路埋，死了自有棺材。」

九十六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患病於臨清義學內，由其族孫茂林與年長的學生輪流侍湯藥，病篤時聞諸生讀書聲猶張目而笑。

九十七 終以醫藥無效，竟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含笑而逝，當時空氣緊張萬分，全體師生哭聲震天，聞者酸鼻。

九十八 武訓逝世後，其姪克信來迎喪，三縣官紳鄉民自動送殯執紼者達萬人以上，遠近來觀者人山人海，學生皆放聲痛哭。觀者無不歎息，互相細語曰：「誰說武訓沒有兒子！」此種熱烈情緒親生子亦未必如是。

九十九 武訓公葬於柳林鎮崇賢義塾之東，爲之豎碑以表其墓，訓之悲憫精神已充滿宇宙了，復立專祠以祀之。

百零一 茂林侍訓至謹，對訓之事業助力甚大，於訓安葬後悲哀異常，竟自縊於武訓祠內以殉矣。

百零二 武訓逝世後，山東提學使將他那討飯興學的義舉苦行，呈報山東巡撫袁樹勛，由袁稟請清廷奉命宣付國史館立傳，並令准入本縣忠義祠永享祀典。

百零三 臨清武訓先生紀念碑亭。

十 義丐武訓傳

張默生

一

義丐武訓的在世，是宇宙間一個大奇蹟。他以乞丐的身分，扮演了人類舞台上的丑角出場，討飯、做短工、耍把戲、以及作踐自己供人開心，只爲一件事，就是辦義學。他如此的傻里傻氣，瘋瘋顛顛，患了將近四十年的「義學症」；而且這症越患越重，以至於死。結果，他創辦了三處義塾，教育了無數的窮家子弟。可惜他死得太早，否則他的成績更大。他爲創辦義學，受盡了人間的輕視、譏笑、侮辱、和難以想像的困苦艱難，但是他成功了。當年輕視他的人，譏笑他的人，和想出種種方法侮辱他的人，早已與草木同腐；而他的精神，卻與宇宙同存。他把人間的一切困難打得粉碎，他爲世界人類帶來了最有希望的福音。現在，正是所有懷疑這個奇蹟的人們，應該背起他當年所背的擔子，向他贖罪的時候了。他的擔子是沉重的，也是輕省的。只看有沒有他那種大發「義學症」的精神。我今把他生平事蹟，按其先後，作「義丐武訓傳」。

二

武訓，是前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降生的。那一天，正是西曆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所以現在就按每年的國曆十二月五日，來紀念他的誕辰。他是山東堂邑縣武家莊人。前幾世，都是窮苦的農民。傳到他父母一代，僅有薄田數畝，因着連年災荒，就更不能自給了。他有一位胞姊，早已出嫁；一位胞兄，名叫武讓。這一家四口的生活，全賴他父親宗禹操作維持。五歲時，父親死了。哥哥因為年紀稍長，便自去謀生。他只得隨着母親，向各處討飯度日，每天討得的食物，他先檢壞的來吃，留下好的給母親。母親被他的孝心所感，往往暗中流淚。他有時陪着母親哭泣，也有時唱起歌謠，使母親破涕爲笑。

三

當他討飯的時候，遇到學房裏傳出琅琅的書聲，他便笑瞇瞇的佇足而聽。每見村童入學放學，他就尾隨着他們，非常羨慕。常常惹得村童們討厭他、呵斥他，他才停住脚步，苦笑、失望着，仍是目送村童們歡欣而去。他那種羨慕上學的心思，越來越切。有一天他猛然跑到學房中去，請求先生也許他上學讀書。那位教書先生，看他是個小叫化子，竟是異想天開，就勃然大怒，捉着戒尺把他打罵起來。引得一羣學生哄堂大笑，也隨着先生趕出來斥逐

他。

武訓感到苦痛了。回來對母親哭着道：「人家的孩子都上學，我爲甚麼不能上學呢？」母親含淚說：「咱家窮得沒飯吃，還有錢讓你上學呢？上學，是要用錢的呀！傻孩子，不要再胡思亂想了。」經過這一解說，他才明白一些，只好安心的討飯爲生。天天拿了打狗棍，提了破籃子，東門出來，西門進去，不是求爹爹，就是告奶奶。酷暑嚴寒，狂風暴雨，也得沿門乞食，母子二人，相依爲命。這樣的生活，過了兩年。七歲時，母親又死了。他的命運，就愈來愈苦。幸而有一位善心的伯母，把他領到家中去撫養，伯母家雖然是窮，尙未到討飯的地步。武訓在想：「不討飯，就該可以上學了吧？」心中天天記掛着這件事，可是不敢向伯母明說。只得壓在心頭，終日拾柴拔草，幫助伯母操作，以報養育之恩。一直過了兩年，終於又提出上學的請求。他的伯母很悲慘的說：「一書，不是窮孩子念的，還是長大了扛活換飯吃罷！」他聽了這話，又是一次失望，但從此以後，他便再不提起上學的事了。

四

武訓不願長此連累他的伯母，十四歲時，就到另一個族伯家裏充小工。那個人家，並不可憐武訓的命苦；每天從早到晚，都不肯許他喘息；作不動的重工作，也強令他作；少不當

意，非打即罵，種種的虐待，一言難盡。一次，叫他去餵豬，不料滑了一跤，把豬食傾倒地；立刻挨了一頓毒打，並逐出大門之外。他孤苦徬徨，無以爲計。想要回到伯母家裏，自己又覺太沒志氣；想要另找工作，一時又無人僱用；不得已，還是討飯度日，輾轉乞食到館陶縣薛店村裏，才得在張舉人家裏傭工，每年工錢說定六千文。這時他已十六歲了，笨重的工作，已能負擔起來。工錢雖少，做事卻十分認真。壯年工人不肯做的事，就私下派他去做，他也毫不推辭。因此，人人都說他是個傻子。他這樣的工作着，接連幹了三年。後來聽說伯母病了，想支點工錢捐去孝敬她。不料那位張舉人見他愚誠可欺，就拿出一本假賬來，對他指出着說：「你的工錢早已支完了，你看這不是賬嗎？」武訓當時驚駭萬分，急得無法，而又有口難辯，只得拍着胸脯，哭聲的道：「上天知道，我們要憑良心哪！」張舉人聽他說出「憑良心」的話，立時老羞成怒，指使他如狼似虎的家丁，把武訓拖到街上，打得他遍體青紫，頭破血流。張舉人還昧着良心，拿出假賬，指給街上圍觀的人看：「你們說，這個小子是不是故意混賬呢？」那些圍觀的人，雖然知道武訓的冤枉，但誰也不肯說一句公道話。

武訓挨打以後，鄉人都怕張舉人的勢力，眼見武訓躺在街上，哭泣哀號，頭上的血仍是大流不止，也無人敢去救他，就一閃而散了。幸虧那街上住着一位趙善人，夫婦兩個，專意

願做修橋補路、救孤施貧的事。聽說武訓含冤被打，性命難保，就急忙出來，令人將可憐的孩子抬到自己家中；等傷養好了，才讓他出去另尋生路。

五

不久，武訓又到一位秀才家裏傭工。這位秀才，雖然外表上文縐縐的，看來怪和善的樣子；但骨子裏頭，卻是一副鄙吝心腸，惟利是視，無時無刻不在盤算人，坑騙人。一天，武訓的姐姐託人捎給他一封信，兩串錢；適逢武訓不在，那位秀才就替他收下，把錢吞沒了。等武訓回來，就唸信給他聽，關於捐錢的話完全略去。後來他的姐姐又託人來問捐錢的事，武訓才知道錢被主人吞沒了。心中非常氣忿，就去質問他的主人。誰知那位秀才，不僅不認賬，反把武訓痛罵一頓，說他是窮迷了心竅。武訓奈何不得，只好「啞吧吃黃連」，苦在心裏，深深感到不識字的害處。

又一次，正當過年的時候，秀才寫好春聯，自己因為有事要出門，就吩咐武訓替他張貼。正要張貼，被一陣風把春聯吹亂了。武訓自然分不出那是上聯，那是下聯；更分不出某處應貼某些字樣的聯語，只得胡亂貼去。秀才回來一看，自己的床頭上貼了「貓狗平安」，雞窠上貼了「闔家吉祥」，其餘貼倒的貼錯的不一而足。秀才看了大怒，打了武訓兩個耳光，

當下算賬，叫他滾蛋。還將工資打了八折，以示懲罰。到這時，武訓實在忍不住了，指着秀才罵道：「你這個壞種！當初欺侮我不識字，吞吃了我姐姐捎來的錢；如今又怨我不識字貼錯了對聯，尅扣我的工錢。你還有一點良心嗎？這幾個臭錢，我嫌骯髒，留給你塞狗洞去吧！」迎頭就向秀才的臉上擲去，嘩啦一聲，銅錢撒滿遍地，武訓把包袱一挾，昂然的走了。

六

武訓從秀才家出來以後，又到他姨丈張老闆家當長工。姨丈是個賣豆腐的，也有幾畝田產。他在姨丈家裏工作，經常是幫着推磨，因為做豆腐是需要先用磨磨成豆糊的。此外農忙的時候，就到野外去勞作。這在武訓看來，都不以為苦。並且他心裏還想：「姨丈家，總算是至親，不會再受欺騙了罷。」於是他努力工作，終日汗如雨下，也不肯偷懶。他心裏又想：「一年一支工錢，可不至記錯罷！」那知年底算工錢的時候，他的姨丈照樣拿本假賬來騙他，說某月某日支若干，某月某日又支若干，……現在支淨無餘。這種「莫須有」的事，武訓真是氣極了，即大聲嚷着說：「我實在沒有用過一文錢，怎麼就會支用完了呢？」他的姨丈不許他強辯，就要呼喚家人把他驅逐出去。正吵鬧間，來了一位鄰人問其緣由，他姨丈

就拿出賬本指給他看。那位鄰人竟自幫助他的姨丈說話，反把武訓批評一頓，說他不知尊重長輩，只知賴錢。這時，真是含冤莫訴，又有什麼辦法呢？但他很難忍下這口氣。雖是不敢講理，卻氣憤填膺，卽悻悻出門而去。

七

武訓出得門來，又是氣，又是惱，四顧茫茫，無處歸宿。想到自己的身世，落地爲人，就是一個窮孩子；五歲喪父，七歲喪母；幾次想讀書，無錢讀不起；落得個目不識丁，一再受人欺騙；並且幾乎被人打死。受別人欺騙，那還是無關痛癢的人，猶可以說；想不到至親至戚，也忍得昧着天良來欺騙他。這使他太傷心了，他越想越氣，越想越惱，不由得氣惱成病，無力掙扎了。

武訓早已是無家可歸的人了。這時只得拖着疲憊的身子，帶着傷痛的靈魂，回到本村的破廟中，把僅有的一條破被子，蒙頭大睡，三天三夜，不飯不食，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最後，他大澈大悟了。他因着慨歎自己的命運，又想到天下和他同命運的人，正不知有多少？自己是因着貧窮唸不起書的人，天下因着貧窮唸不起書的人，正不知有多少？自己因着不識字到處被人欺，天下不識字同樣被人欺的人，正不知有多少？他想來想去，就決定把自身的

不幸丟在腦後；立誓要拯救後一輩和他同命運的人。他要興辦義學，使他們無錢也能讀書，使他們讀了書不再被人欺。他立定此志，他興奮了！他快樂了！他不再氣惱了！他的病豁然全愈了，自那一天起，就拋棄了他的傭工生活，仍然度着他的乞丐歲月。當日，他從破廟中，忽然跑出來，滿街上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

「枉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一時驚動了街上的人都佇足看他。並且彼此笑問道：「那不是武七嗎？看他像走屍般的得了甚麼病呢？」武訓原來沒有名字，因為他排行第七，人都喊他武七。又因他生得醜陋，看樣子糊里糊塗，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豆沫兒」。這個綽號，小孩子們最喜歡喊叫他。當他在街上狂歡高歌的時候，一羣小孩子都跟在他的身後喊道：「豆沫兒瘋了！快來看瘋子呀！」也有頑皮的孩子，就用瓦石追着擲打他。當天的工夫，全武家莊的人，都知道武七瘋顛了。

八

武訓自從那天狂歡以後，他的新生命就開始了。並非不知道辦義學是件難事，尤其是一個叫化子來辦義學，更是難上加難。但他既然下了決心，無論怎樣困難，他也不怕。他有極

大的信念，相信他的義學必能辦成。他完全換了一副快樂的精神，去獻身他理想的事業。他除了乞討積蓄以外，又想盡了種種弄錢的方法，作他辦學的準備。他心裏想：走着瞧吧！

武訓既然要作一個新人，他的面貌裝扮也要改換一下。他首先找到一位剃頭匠，問道：「你要收買髮辮嗎？」剃頭匠說：「自然收買，多少錢一條？」答道：「一串錢一條。」剃頭匠說：「你有好多髮辮呢？統統拿來好了，我都要。」武訓順手擽過他的髮辮道：「我就先賣這條給你，你就剃牠走罷。不過剃時要當心，頭頂左邊，請你爲我留下一撮毛，修理得像桃形一般，其餘統統剃光。」說得那位剃頭匠笑起來，就說：「豆沫八兒，去你的！不要來搗蛋！辮子是當今皇上叫留的，誰敢給你剃去，而且像你這醜怪的樣子，已經夠人看了；若再照你出的花樣一修理，那不是活要人命嗎？我問你，你想幹甚麼？快去討你的飯罷！」武訓又懇求着道：「你儘管把我的髮辮剃去，我決不怨你，我可以向你發誓！反正我又做不了官，要辮子幹啥用呢？你給我照樣修理，就從辮子的價目中扣下手藝錢好了。」剃頭匠笑着說：「你已是二十多歲的人了，還作小孩子打扮，不怕人笑話嗎？」武訓說：「你不要管，照着我的樣子剃就是。」那位剃頭匠也只得如法泡製了。當時，賣髮辮，剃頭，找回來的錢還有九百餘文。這便是他義學最初的基金。

過些日子，他又去找剃頭匠，爲他剃去左邊的一撮，又在右邊同樣的留起一撮來。如此交換着留留剃剃，一直到死。這是他精彩的改裝。他的意思，是要從此改扮一個丑角，叫人看了開心，容易乞討，容易籌措義學經費。他常時有兩隻歌，紀念這事。唱道：

「這邊剃，那邊留，修個義學不犯愁。」

「這邊留，那邊剃，修個義學不費力。」

武訓的樣子，本來生得醜陋；扁嘴，狹額，身材雖然高大，卻是不男不女的樣子。而且說起話來，也帶着幾分女人的聲音。如今又把自己的頭顱作踐成奇形怪狀，身上的衣服自然是各色的補綻，真是一位活現的丑角了。他每天沿街乞討，口裏只是喃喃不休的「義學長」「義學短」。人人都這樣說：「武七恐怕是害了義學症罷？」從此「義學症」一名，又成了他的第二綽號。他自己也很歡喜這個名字，還爲這個名字編了一個歌，到處歌唱：

「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賞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九

舞台上的丑角，多半是遊戲人生；他這個丑角，是悲憫人生。不過人們不認識他，反而常常要笑這位悲憫人的人。武訓並無奢望，他所希求的，就是人家肯來耍笑他。果然自他登

場以後，人人覺得他怪好玩，怪開心；也就樂意給他東西，或是銅錢，或是食物。因此他每天吃討的，總是吃不完。討來的錢，自然是好好的積藏起來。食物呢，檢零碎的粗糙的自己吃，留下完整的較好的出賣，變成錢積蓄起來。有人問他：「爲甚麼不檢好的吃，偏吃壞的呢？」他就唱着答道：

「吃好的，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有時到人家中乞討，遇到吝嗇的人家，不但不給他，甚至罵他一頓。他也不生氣，還是笑嘻嘻的唱道：

「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我飯。」

「不強要，不強化，不用著急不用怕。」

接着又唱：

「俺化願，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

也有脾性不好的人家，討厭他的囉哩，不耐煩看他的傻模樣，不耐煩聽他的「義學歌」，就動起氣來呵叱他出去。這時他卻有更驚人的表現，更精彩的唱詞：

「大爺大叔別生氣，你幾時不生氣，俺幾時就出去。」

人家聽了這歌，要生氣也不敢生氣了。因為你越生氣，他越不出去，他正在等着給你老人家消氣呢。也只好給他東西，讓他好好的走出門外。

有的人家討厭他上門來麻煩，往往縱使惡犬去咬他。但他對於這惡犬的來襲，似乎並不在意。而且還同樣的唱歌給他聽：

「黑狗白狗你別咬，豆沫來了！」

那些惡犬聽了，也不再露牙狂吠，反而搖着尾巴，俯首帖耳的不作聲了。

武訓不特討來的好飯捨不得吃，甚至把壞一點的也賣給別的叫化子，自己揀菜根芋尾來充飢。有人問他爲甚麼這樣的賤骨頭，專揀人不吃的東西來吃呢？他唱道：

「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

「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他到人家討飯時，人家常常給他清水喝。他有時先洗臉，後喝下。人家問他：「這髒水那裏能喝呢？」他又唱道：

「喝髒水，不算髒，不辦義學真骯髒。」

如果遇見樂善好施的人家，多給他一些錢或是食物，他便喜歡得打跪叩頭，唱出以下的頌揚

歌詞：

「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

「你們行善俺代勞，大家幫着修義學。」

「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準教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

十一

武訓除了乞討以外，更隨時隨地想出方法弄錢。他常常給人家推磨。推磨，就是用一根長棍，穿到磨繩上，推動上層磨石旋轉。先把麥子磨碎，再把磨碎的糝子，收到籬裏去來回篩打，漏下來的，就是麵粉。北方的饅頭，都須經過這偏手續。其他雜糧麵的食物，也是如此。武訓爲招攬這宗生意，就常常在街上高叫：「推磨了！推磨了！」若是有人出來僱用他，他便唱着講價道：

「推磨，推磨，一斗麥子六十個（六十文制錢）。管推不管籬（篩麵），管籬錢還多。」

不過山東的鄉間，只要有十畝田以上的人家，磨麵多半是用牲畜。最普遍的是用驢，其次用牛，間或也用騾馬。牲畜的用法，是先用「格拉」（卽是套在牲畜項間的工具）圍在牠的項

間，再用套套在磨棍和「格拉」上，就可讓牠拉起磨棍走。這樣上層的磨石，即可旋轉起來。這雖然省了人力，但是牲畜的糞便，卻不知何時遺洩，因此用牲畜拉磨，是必須預備用乾土墊磨道的。武訓恐怕牲畜奪了他的生意，抓到這個弱點，又編造了一個歌詞，極力表白僱用他推磨的好處。他唱那歌詞道：

「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乾土墊磨道。」

可見僱他推磨，比使用料畜拉磨好多了。反正氣力是他自己的，他既不知奸滑，又索價不多，所以人家多都樂意僱用他，他也因此得了不少的錢。在他立志辦學的初期，這一項實是他收入的大宗。

十二

武訓不但推磨賺錢，還會捻線、纏線。捻線，就是把破布斷線，或是捻成捆物的繩子，或是捻成推車的絆帶，用途不一。纏線，就是用廢絮爛線，經過一番技巧的心思，把廢線團在裏頭，再把爛線理清或接起，纏成線蛋，也叫線球，可以作兒童的玩具。這些布絮爛線，都是人家棄了不用的，或是人家送給他的，或是在路上檢來的。他都能廢物利用，製成他的貨品，出售賺錢。每當他捻線纏線蛋的時候，他便翻來覆去的唱道：

「捻線頭，纏線蛋，早晚修個義學院。」

「纏線蛋，捻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

他的手工很好，價錢又便宜，所以每一線繩捻成了，人人爭着購買。每一線蛋纏好了，兒童們也是恐怕買不到手。最有趣的，他一面唱着歌，一面玩弄線蛋給小孩們看，因此每個兒童都喜歡他。

十三

武訓不但捻線纏線蛋，他還到處給人家晒糞、鋤草、拉砘子。晒糞，是從糞坑裏把溼糞弄出來，再攤到廣場裏，一天翻騰幾十遍，晒乾收起，預備肥田用的。這種又髒又臭的工作，誰也不樂意去幹；而武訓幹得卻是很帶精神。鋤草，是用一具鋤刀，把穀草鋤碎了，預備餵牲畜用的。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工作，一人持草向刀口裏填，一人握着刀柄抬起落下的砘子，稍不留心，就可切斷手指。武訓常是爲人填草，但他很坦然的作去，也未受過甚麼傷害。甚麼是拉砘子呢？這是北方獨有的農作方法。砘子的製造，是用一對小石輪，中間貫穿木軸而成的。再由木軸的兩端用繩子拴好，接上一條長繩和絆帶，斜套胸前，就可拉着走。砘子的重量，約有百餘斤。兩個石輪的距離，約有一尺寬，是要配合雙膝畦隴的。當春天種

穀子和高粱時，稈在前頭用種，最好隨後有人拉着礮子礮去，這是爲的種子入土實在，又不至風乾的緣故。拉礮子，也是一種耗費氣力的工作，但武訓決不怕勞苦。並唱道：

「給我錢，我礮田，修個義學不費難。」

有時他在街上把三件工作，合攏在一起，高唱叫賣道：

「晒糞，鋤草，拉礮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

他自從當長工數次受騙，就再不上當了。當天的氣力當天賣，明天再說明天的。所以他的歌中，才有「管黑不管了」的話。這就是說不管工作完不完，天黑了就得住工算賬。

十四

武訓一天到晚，沒有片刻的休息。別人不屑幹的事，他幹；別人不肯做的事，他做；更有別人不會做的事，他會。他爲人家打轆轤灌田，爲人家用石臼舂米。他會用軋車軋棉花，也會用紡車紡線。這些工作，又勞苦，又煩心，得的錢又少；但武訓卻不是如此看法，他願受勞苦，他最有耐心，他以爲得一錢多一錢，細心不怕長流，否則他的義學何日辦成？他永遠是快樂的，他討一天飯，或是作一天工，晚間回到破廟裏，把討來的食物一清理，把賺來的工錢一結算，若是時候還早，再從事他捻線繹線蛋的工作，待得磕睡來了，他就一躺，

便呼呼人睡。他覺得必須如此，才可心安理得。第二天醒來，又是照舊如此。他不好說話，只愛唱歌。他所唱的，就是他所行的；他所行的，也就是他所唱的。他無時無事不在唱歌，無思無想不在義學。有一次，廟殿上的瓦忽然掉下來，打得他頭破血流，這在別人必是極難忍受的，而武訓反因此又編了一隻歌。歡歡喜喜的唱道：

「打破頭，出出火，辦個義學全在我。」

十五

武訓週身都充滿了興趣。他憑着這種興趣，也常常耍把戲給人家看，博得人家的笑樂，藉此也可賺到幾文錢。他有一種「豎蜻蜓」的本領，也叫「拿大頂」，就是兩手扶地，兩腳朝天的一種姿勢。他豎起蜻蜓來，能支持半個時辰不倒。他並能一面豎起，一面爬行，這叫做「蝸子爬」。每當廟會和集場的時候，他就前去耍這套把戲了。他一面表演一面唱：

「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的多，錢也多；誰說不能興義學？」

「爬一遭，一個錢；爬十遭，十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十六

武訓還有時在地下學馬爬，供小孩們騎弄，也可得錢。往往一羣小孩子，都爭着去騎

他，讓他爬行，作父母的也在旁觀看。這個下來，那個上去，也許二三個小孩同時騎上。他很認真的爬來爬去。也是一面爬着一面唱道：

「我作馬，讓你騎，你出錢，俺出力，辦個義學不費事。」

「騎得穩，爬得快，俺高興，你自在，修個義學永不壞。」

十七

武訓不但作出可笑的把戲向人討錢，他更作出可怕的舉動求人施捨。他有時倒提着一條蛇作吞食的樣子，人多驚畏，立時就擲錢給他。他說：「不要怕，看我吃了牠！」眼看着一條小蛇就被他吃到肚裏了。他接着唱道：

「蛇可食，不要怕，修個義學全在我自家。」

他有時拿蝎子玩耍來討錢，人或問他道：「你敢吃蝎子嗎？」他立時把蝎子吃了。並且唱道：

「吃蝎子，吃蝎子，修個義學我的事。」

他有時拿破磚碎瓦來吃，向人討錢。人人都笑他說：「武七，你真是瘋了！磚瓦可不能吃罷？」他立時把碎瓦片吃下去。接着唱道：

「破磚碎瓦，都能消化；不能修義學，才惹人笑話！」

十八

武訓因爲急於籌措義學的款項，甚至竟有毫無心肝的人，拿出幾文錢來，引誘他吃屎喝尿，他也坦然的接受了。並且他爲這件事，當時也有唱的歌兒，至今還流傳着；但是我不忍寫下去了！他在世人的輕視、譏笑，和種種侮辱之下，辛辛苦苦，牛馬一般的操作着，度着非人的生活，好幾年的工夫，才積了一宗錢。那一種錢的數目，有人說是六串的，有人說是九十串的。我想他那樣想盡方法來乞討，幾年的努力，斷不至僅存六串的數目，也許九十串的說法可靠些。再加上那承分的祖產二畝，賣了一百二十串。兩下合起來，共有二百一十串。他心裏想，這些錢也算得一個數目了，總得存放一處妥善的地方，讓他年年生息，義學才可以早日辦成。後來他訪得館陶縣塔頭村有一位武進士，姓婁名峻嶺，是一個誠篤君子，就想請他代爲存放。他想到將來本錢生利息，利息加入本錢，本錢再生利息，如此滾下去，錢便越積越多了。那時他真是有說不出來的快樂。順口唱道：

「興義學，沒心煩，現在已有二百一十串。」

「存本錢，生利息，求求館陶的婁進士。」

那想到了婁進士的門前求見時，婁家的僕人見他是個瘋瘋顛顛的叫化子，要趕走他，他死也不走。只是雙膝跪着唱道：

「不要米，不要麵，只求進士老爺見一見。」

後來鬧的婁進士知道了，就親自出來問他是幹甚麼的，他才把來意說明。婁進士很受感動，立刻答應了他的請求。從此，武訓積下錢，就存到婁進士家裏。

十九

又過幾年，他的錢越積越多了。聽說本縣柳林鎮有一位文舉人，姓楊名樹芳，家中有田數頃，爲人公正廉明。武訓覺得這又是存放錢的一個好地方，並且還是同縣，那就更方便了。於是他又跑到楊府求見，楊家的差人，也以爲他是個叫化子，求見主人，必無好事。哀求數日，也不給他傳達。他一直在楊家門前跪了五天，差人才覺得有些奇異，終於爲他通報引見了。楊樹芳初見他時，當然也是問：「你要錢嗎？」武訓跪下答道：「我不向老爺要錢，我是特來懇求老爺替我存錢的。」楊樹芳猛然聽了這話，自然驚疑不定。他便很誠懇的把討飯積錢，要興義學的志願，原原本本，述說一遍。立時感動了樂善好施的楊樹芳，急忙拉他起來，不但答應了替他存錢，並且極願幫助他的義學成功。當他辭別楊府出來時，楊家另

差人追問他道：「你想假借善名來騙錢發財嗎？」他便對天盟誓，唱道：

「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爲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

二十

武訓自從婁峻嶺楊樹芳爲他存錢生息，他覺得前途放了光明，辦義學就更有希望了。因此，他討飯愈加認真，一天跑百餘里路，乞討幾十個村莊，也不覺疲倦。作短工愈加努力，一人能幹數人工作，縱然累得汗流浹背，也不嫌勞苦。要把戲愈加出色，想出種種方法使人開心，只要肯給他錢，怎樣被玩弄，也是甘心情願。他這樣的勤勤懇懇，又過了幾年，錢就越積越多。有一天，武訓爲他的錢算了一筆總賬，已有九千吊了。他心裏想：放錢生息，固然是個辦法；但不是最可靠的辦法，不如把現在所有的錢提出一大部份來，購置一些田產，作爲將來的學田，風又吹不去，雨又淋不走，而且年年還可以生產，這才是最穩妥的打算哩。他的意思一決定，就跑到楊樹芳的家裏，把他的計畫報告了楊樹芳，請他出來主持購買學田。當時柳林莊附近一帶，有地三百餘畝；不過其中有許多地，有的低窪怕澇，有的且多鹹沙，未經開墾成熟，價值雖是便宜，生產卻很細微。楊樹芳覺得這種沒有多大生產的地，還是不買的好。武訓說：「不要緊，咱們可以買下來。」並且還唱道：

「只要該着義學發，置地不怕置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後無碱沙。」
「只要該着義學興，置地不怕置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後平了坑。」

楊樹芳見他意志堅決，也就幫他把那一帶的地大半買下了。

二十一

一天，武訓在街上討飯，忽然遇見多年不見的哥哥，就問道：「哥哥，要到那裏去呢？」
他哥哥說：「我正是來找你呀！」他問：「找我做甚麼？」他哥哥說：「我聽說你這幾年情形很好，田地就買了數百畝，你何必還討飯呢？」他說：「那不是我的地，那是學田哪！」
他哥哥說：「甚麼學田不學田，分給我幾畝種種罷。這幾年，我真是窮得可憐！兄弟呀，你不給我地，也得給我錢。老劉的賭債，真是逼死人了！」武訓聽了這話，立時對他哥哥唱道：

「我的事，你別管，兄弟析居不相干。」

「衆人錢，不養家，養家雷劈火龍抓。」

他一面唱着，一面揚長而去了。他的侄子們又向他要錢，也是分文不給，只是唱這類的歌給他們聽。可是後來，他聽說冠縣張八寨有位孝婦，是張春和的妻子陳氏，只因丈夫出外

十年，家貧如洗，終日靠賴十指針線，孝養老母；有時接濟不上，即乞食度日。武訓聽到陳氏的賢孝，非常感動，慨贈良田十畝。當時的人無不詫異，武訓便唱道：

「這人好，這人好，給他十畝還嫌少。」

「這人孝，這人孝，給他十畝爲養老。」

這兩件事作一對比，就可見到武訓的精神了。

二十二

當這時候，武訓又受了一次欺騙。他積錢日多，大的數目，或是仍請楊樹芳爲存放，或是繼續的購買學田；較小的數目，便在鄰村的富家存放，也並沒有出過差錯。於是他的膽子便大起來，東也放款，西也放款，因爲他的賬目，愈來愈複雜了，就請他的一位族孫名叫武茂林的替他管賬。茂林爲人忠誠，這是武訓信得過的。自他得到這個好助手，他就更放心了。放債討息，差不多也是茂林去替他辦理。

不料館陶縣有位姓郜的，欠了武訓許多錢，郜某不但不還債，更對他大罵起來；反說武訓無賴，說他不要臉的來敲詐錢。武訓當時哀求道：「我雖是討飯的，卻從沒有敲詐人家的錢。你真是想賴我的錢嗎？可憐我的錢都是向人家一文一文乞求來的，不是輕易可以積存的

呀！請你不要再說沒理的話了。」邵某氣沖沖的說：「沒理，誰沒理？你自己才沒理呢！你要有理，拿字據來給我看，看姓邵的欠你窮叫化子多少錢！」原來武訓以爲邵某是可靠的，就沒有請人寫立字據；這時竟提出字據的話，又叫他有甚麼法子呢？只得氣憤憤的唱道：

「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你有錢，我受貧，準備上天有真神！」

這筆賬，竟成了壞賬。後來連一文錢也未得收取。武訓自立志興學以來，終天都是快樂的。這一次，又觸着他的隱痛了。他想到張舉人造假賬來騙他遭了毒打的事，想到姨丈也造假賬來騙他傷了親誼的事，更想到爲那位秀才貼錯春聯剋扣工錢的事。如今這位姓邵的又逼他拿字據來看。這種種吃虧上當，固然是因爲自己愚誠可欺；但自己不曾讀書識字，實在是唯一的大原因。他轉而又想：讀書識字，就是爲的欺騙人嗎？因此氣鬱成病，又躺在破廟中千思萬慮。幸而有茂林親自服侍，過了幾天病才好了。

二十三

武訓創辦義學已有三十年的努力了。因爲他的一片至誠，鄉鄰多受感動。有一位郭芬先生，於光緒十二年的冬天，首先捐出柳林鎮東門外一塊地，作爲義學的基地。這事使武訓高興極了，就對那位郭先生叩頭致謝，稱他是大善人。他立時親到各處，購買磚瓦木料。材料

買齊了，就和楊樹芳等，計畫建築學舍的辦法。第二年春天，即開始建築柳林鎮的義學，楊樹芳親自督工，村人也樂於相助，不到幾月的功夫，二十餘間的高大瓦房，即告落成。在這一建築的期間，武訓真是從心裏歡喜，忙得連飯也顧不得吃，這裏看看，那裏瞧瞧，一時當監工的，一時又充小工的，嘴裏不住的唱着他的「義學歌」，往往惹得人家都笑起來。這是武訓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大快樂。

學舍落成以後，武訓便和楊樹芳及當地熱心的人商議籌備開學。武訓以爲最重要的是請好老師。當時他們都說：「張縣有一位文舉人崔準先生，是最有學問最有道德的；但聽說他家道小康，不肯出來作事，可不知能請到不能請到？」武訓聽了這話，就說：「我去試試看。」立時跑到壽張縣崔先生家裏，長跪不起，請他可憐可憐不識字的窮孩子。崔準爲他精神所動，急忙拉起他來，慨然答應去爲他教學。

教師請妥了，武訓又到各村的窮人家裏勸他們送子弟到他的義塾中去讀書。有的人家說：「我們的孩子打算叫他們長大了，扛活掙飯吃哩。像我家這樣窮，讀了書又有甚麼用呢？現在他們已能幫着在家做事了，實在也沒有工夫去上學，多謝你的好意吧！」武訓也是長跪乞求，很誠懇的說道：「上學是好事呀！我因爲討飯吃，上不起學，才屢次受人欺騙。

就是將來打算叫他們扛活，也必須要認得一些字才好。我不能多說甚麼，窮孩子上學的日子到了，不要再耽誤他們的終身吧！」人家見他來意誠懇，被他感動了，才允許送孩子們去上學。

武訓把開學的事，忙了數月，才算籌備妥當了。義塾的名字，公認為「崇賢義塾」。光緒十四年的春天，遂正式開學上課。學生五十餘名，教師就是那位崔先生。當時楊樹芳妻峻嶺，還有地方上的熱心人士，都來參加這個隆重的典禮。大家深為武訓精神所感動，其情緒的嚴肅熱烈，就可以想像而知了。武訓當眾敦請楊樹芳為學董，主持義塾的一切，衆人一致贊同；自然楊先生也是義不容辭的。從那一天起，武訓三十餘年的偉大志願，才算達到了初步的實現。

在開學那一天，武訓預備了豐盛的筵席來款待老師，請楊婁諸紳士作陪，而他自己卻恭恭敬敬的鶴立門外。在座的人很覺不安，自然請他進來同坐。再三請他，他也不肯。並且說：「我決不敢和諸位老爺們同坐，我必須在門外站着，才覺得心安，才覺得快樂。」

武訓眼見他的義塾開了學，一羣學生們，天天都興高彩烈的來上學，一片書聲琅琅，他聽着比甚麼音樂都好聽。這時他才略為放心。每天仍過着他的乞丐生活。

但武訓對於老師的授課，是否勤惰；對於學生的讀書，是否用心；他總是時刻不斷的暗中察聽。每當討飯的餘暇，就到義塾裏去看看，也說不定他是甚麼時候來，或者一天來幾次，或者幾天來一次，來時總是笑謎謎的十分快樂。有一次，他來到義塾，看見學生都到齊了，只是看不見先生。他便問道：「老師呢？」學生說：「老師睡覺還沒有起來哩。」武訓便悄悄的推開老師的門，正見老師尚在呼呼大睡，他不敢驚動老師，就恭恭敬敬的跪在他的牀前不住的流淚。等待老師醒來，猛然見到這種情景，心中還不知因着何事，正要問他的時候，武訓才說：「老師！學生們早已到齊了。」這句話，說得老師驚惶慚愧，從此再不忍得晚起了。他見到頑皮不用功的學生，也是長跪不起來規戒他。往往把學生感動哭了，他才慢慢的起來道：「好孩子，不要哭！以後謹守規矩，專心讀書就是。」他如果看出老師勤苦的教誨學生，便前去長跪致謝。有一位學生，名叫趙光遠，非常用功，據老師說，每次考試，都名列第一，他就當衆跪下獎勵他。因此，義塾的師生，教的熱心教，學的喜歡學，一年的成績，就勝過其他的私塾幾年。

二十四

董楊樹芳和婁峻嶺兩先生，因深受武訓的感召，以爲此等異人，不可不爲表彰，就相

借去見堂邑知縣郭春煦，稟明武訓討飯興學的始末。郭知縣大爲敬佩，並且親到鄉間去視察。果然見到義塾的精神與別的私塾大大不同，就贊美不止。適逢武訓討飯歸來，他也是暗中來視察的。別人就告訴他知縣在此，並且對他辦的義學大加稱贊。武訓遂去見知縣，叩頭致謝。郭知縣親自扶他起來，和他談話，對他倍加獎勵。並見他衣服襤褸，即贈給銀鏤十兩，叫他換換衣服，武訓不受。知縣一定請他收留，他才很恭敬的接過來。但他決不使用這錢，仍存放起來，作爲辦學之用。

二十五

不久，山東巡撫張曜也聽說武訓討飯興學的事了。就下令堂邑知縣，說要傳見武訓。後來知縣親自陪往見巡撫，他仍是穿著襤褸衣服，一手提着破籃子，一手拿着打狗棒，態度非常自然。當問話的時候，他一面答話，一面還不住的捻線繩。這事驚動了所有巡撫衙門的人，都在等着想一見這位興學的異丐。張巡撫問明他興學的經過，也不禁肅然動容，認爲是國家的祥瑞；而偏偏又出在他的治屬，自己也覺得無上光榮。即吩咐管庫房的拿出二百兩銀子獎勵他。又賜給他一種黃布鈐印的綠簿，讓他容易募化，續辦義學。當時武訓不甚明白，就問巡撫道：「這些銀子，是不是叫我拿去辦義學的？這種黃簿子，是不是准我拿去捐錢辦

義學的？」巡撫說：「極是，極是！」到這時，武訓才跪下連連向巡撫叩了許多頭，很高興的離了巡撫衙門。

二十六

巡撫張曜自從傳見武訓以後，認爲乞丐興學，實是千古奇蹟。這樣志行卓絕的人，理應極力表揚，以勵薄俗。當卽奏請皇上恩賜建坊，旋蒙清廷批准了。今將奏請及御批原文錄於下：

「再據署堂縣邑知縣郭春煦詳稱紳士選用訓導楊樹芳等公呈：縣民武宗禹之子武訓，自幼失怙，其家極貧。事母崔氏，曲盡孝謹，與兄武讓，亦極友愛。質樸勤儉，每年備值餘資，積蓄生息，陸續置地二百三十畝有奇，計地價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串八百七十四文，全數捐爲創造義學經費。適有鄉人郭芬捐助柳林鎮東門外基地一畝八分七厘，遂建義學瓦屋二十間。所需工料，武訓又獨捐京錢二千八百串，鄰村公捐京錢一千五百七十八串。已於本年春間落成，延師課讀，生童三十餘人，外課生等二十餘人。竊觀鄉里義舉，身登貴仕家擁厚資者，尙不肯倡捐辦理。武訓以貧苦小民，節衣縮食，罄半生之積蓄，以成義學，洵屬急公好意，行誼可風。呈請詳報奏獎，前來。」

臣查武訓捐助義學經費，統計七千餘串，合銀二千兩以上，核與建坊之例相符。仰懇天恩，俯准堂邑縣民武訓自行建坊，給與「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山東巡撫張曜謹奏。」光緒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奏，奉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

我們看了張曜的奏片，他所根據的原呈請人，對於武訓的生平事蹟，是恐怕言過其實，聳動天聽，反招罪尤；所以他們的原呈中，未敢將他討飯興學的始末如實呈報。而張曜的奏語，也把親自傳見一層省略不言，只按他捐錢的數目，爲「合於建坊之例」奏請給與「樂善好施」字樣了事。其實這「樂善好施」四字，就包括了武訓的精神嗎？但武訓是全然不管這些虛榮的，他只知盡上他的心力，去完成他的志願，此外他甚麼都不管。不久，「樂善好施」的牌坊也巍立在柳林鎮的大街上了。他天天走來走去，如同沒有看見一樣。有人指着對武訓道：「這是當今皇帝爲你豎的牌坊呀！」他說：「決不是爲我，大概是讓我們好好的辦義學吧。」說完就急急忙忙的跑過去，恐怕人家儘着和他囉唆。

二十七

五十歲以後的武訓，就不大賣苦力了，即使他肯賣苦力，人家也不好意思再僱用他，除

非在生疏的地方，間爲人拉拉車，挑挑水。要把戲的方法，也不採用了。採用也無效，因爲他的名氣已大，作父母的不許小孩子再玩弄他。但是照常討飯，照常捻線；依然住破廟，依然吃粗糲；還是如苦行頭陀，到處募化；設法積錢放錢，或是購買學田；無時無刻不在勤勞着。學生們受了他的恩惠，看他天天這樣辛苦，心中十分不安。屢次請他改變生活，請他到塾中居住，他一概不聽。一次，全塾的學生跪下向他請求，他才對他們解釋道：「善人施錢，是叫我興辦義學，爲窮孩子們讀書識字的。我若是自己享受，那就是欺騙善人了。這違背良心的事，我是決不幹的。而且我只有快樂，毫無苦惱。你們好好的讀書吧，不要常是牽掛着我。」當地紳士們，也有勸他不要這樣自苦的。他的回答，總是說：「我不苦，我快樂得很，我還要這樣的快樂下去！」

二十八

武訓雖是照常度着乞丐生活，但自從柳林鎮的義學開辦以後，社會上已對他有了深深的認識。巡撫賜給他的緣簿，清廷獎許他的牌坊，也有了很大的作用。於是紳士富戶見了他，都樂意捐助。他有時到其他私塾去募化，學生們也是爭先恐後來捐錢。他還常常印些善書，遇到廟會集場，就攤出贈人，他雖聲明不要錢，但大家敬佩他的人格，反倒給他的錢更多。

這時，武訓已有五十三歲了。興學的事業，可說是成就大半。將來添設義塾，也不再有何等的困難。他自幼父母俱亡，雖有一位胞兄，也和他志願不同。在一般人看來，他是一位零仃孤苦的人。於是就有人勸他成家立後，他常是笑的要發瘋，一面撫摩着他的頭顱給人看，就說：「憑我這副頭臉，也要討老婆嗎？」接着唱道：

「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義學爲生涯。」

「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有一天，堂邑知縣和堂地紳士，公宴他，又勸他娶妻立後，並且責以大義。他又笑着唱道：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

可是他自己雖立志不娶，卻慣好替人作媒。他自四十歲以後，辦義學的名聲已經傳出，許多人就對他敬重信任了。因此，他到各家討飯時，多聽其自由出入。一般婦女們尤願和他接談。他見人家有到成婚年齡的男女，便對他們的父母說：「我給少爺提個媒吧！」或說：「我給小姐提門親事吧！」人家都知道他向來不說謊話，也就樂意信託他。他到男女的兩家來回一說，婚姻便告成了。他往往很得意的唱道：

「義學症，做媒紅，這樁親事容易成。」

靠了替人說媒，也是他義學收入的一宗。每一件親事說成後，男女兩家各給銅錢一串或數串。到結婚時謝媒人，他也前去；但不吃人家的酒席，只要得饅饅和熟菜，拿去賣了，把錢積起來。到他五十多歲的時候，幾乎包辦了那一方的男女親事，簡直是一個活月老了。

二十九

武訓晚年討飯的情形，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是挨門挨戶去討，有的給他，有的不給他。這時人家一聽見武訓在街上唱，唱的自然是義學歌，各家便爭着出來請，吩咐小孩子硬向家裏拉。聽說小孩子因爭拉武訓，便彼此誇稱自己的飯菜好，往往因此打起架來，還得武訓給他們勸和。因此，他每被拉到一戶人家去，搬坐的搬坐，添飯的添飯，那種受人歡迎的情景，真是無法形容。到這時，他天天吃不了的飽飯；臨去時還送些佳美的食物，讓他帶着走。

三十

武訓積錢既是較前容易，他的義塾就日見擴充，日見發達。他的名聲，已傳遍了臨近幾縣。館陶縣鴉兒莊千佛寺的主持人了證，因敬慕武訓的人格，也在寺旁成立義塾。但是款項很少，不能維持。武訓聽得這種消息，以爲又得到一位同志，立刻跑到館陶縣去見了證，二

人談得十分投契，即結爲好友。武訓就把年來繼續所積的錢，捐出三百串來，請了證主持擴充，好多收一些窮孩子來教養。從此，這個義塾，才算正式成立。塾址仍就千佛寺的近旁，加以擴充。義塾的名字，就叫「鴉莊義塾」。但那個塾師的姓名，現在不能確定。當時武訓聘請的好教師，除崔準外，還有聊城的顧仲安，博平的曹連枝，清河的滕繡封等。不知鴉莊的塾師，果爲何人。

三十一

傳說在這時，清廷又頒封「義學正」的名號，並賞穿「黃馬褂」，讓他到知縣衙門去謝恩。當他去時，叫他跪下聆聽聖旨，他不願跪；叫他穿起黃馬褂叩頭謝恩，他不願穿。過知縣解釋道：「這都是與義學有關的事呀！」他才趕快穿起黃馬褂連連叩頭。但他總是對這事不感興趣，他曾唱道：

「義學正，不用封；黃馬褂，沒得用；辦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我們可以想想武訓當時穿黃馬褂的情形：憑他那身百結衣，那具「這邊剃那邊留」的頭顱，再加上那副醜陋的嘴臉，單是穿上一件黃馬褂，真是天大的滑稽！好像滿清的皇帝，有意向他開玩笑，使他成爲古今獨步的丑角。

三十二

臨清縣有位紳士，名叫施善政，素聞武訓興學的義舉，久想與他相識。適逢武訓募化到臨清，施善政就請他到家，以盛饌款待。相談數日，十分投契，並且結為知友。又贊助武訓在城內御史巷籌辦第三處義塾。經過年餘的工夫，那處義塾又成立了，就稱為「史巷義塾」。這次武訓又是跪請老師，請到的是王不顯先生。王先生在前清並無甚麼功名，可是學問極好，道德最高。自受武訓感動後，即立定志願，不但與武訓相終始，更願把畢生精力獻身義學的事業。武訓死後，他更愛護那個義塾。起初規模最小，經他各處叩頭募捐，年年擴充，到後來成為三塾中最大的一個。他活到八十餘歲，民國二十二年才去世。從來沒有用過義塾的一文錢，因此得不到妻子的諒解，竟與家庭脫離關係。他所賴以為生的，據說有個祖傳的藥方，自己製成藥料，每包售三角。他的後半世全靠這點收入，維持生活。病篤時含笑而逝。後人都稱他為「武訓第二」。武訓自得到這位同志，他的精神，才永傳不朽了。也可見武訓感召的力量，是何等的深厚呢！

「史巷義塾」成立，武訓就請施善政為學董，主持其事。教誨學生的事，完全付託王不顯盡力去做。那時武訓已有五十七歲了，他仍是向各處乞討募化，預備繼續不斷的設立義

塾。一月之內，那三縣的義塾中，必有他的數次蹤跡。常有人勸他道：「你已老了，也要爲自己打算點送終的事才對，何必還整天到處勞苦呢？」他笑着唱道：

「街死街埋，路死路埋，死了自有棺材。」

三十三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武訓回到臨清，忽然患起病來。先是住在施善政家，以後病勢沉重，他恐怕死在施先生家裏，才叫人把他抬到「史巷義塾」。當時由他的族孫茂林，和年長的學生，輪流侍奉湯藥。在病勢嚴重的時候，他聽見學生的讀書聲，猶是頻頻張目而笑。終因醫藥無效，直到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這位曠代奇人，竟溘然長逝，享年五十九歲。

武訓死後，他的侄子克信前來迎喪。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自臨清史巷義塾起柩，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偏。各縣鄉民自動參加葬禮的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學生皆放聲痛哭。當時有人互相細語道：

「誰說武訓沒有兒子！」

武訓死後八年，山東巡撫袁樹勳，將武訓生前討飯興學的義舉苦行，稟報清廷，奏請宣

付國史館立傳。旋奉令照准，並准入三縣「鄉賢祠」，得建「忠義專祠」，永享祀典。今將袁樹勳原奏摺全文錄下，垂信後世。

「爲義行可風，據實臚陳，請宣付史館，以彰苦操，而資觀感事：竊臣自上年履任，卽聞堂邑義丐武七，卽武訓，積資興學，能人所難。光緒十四年九月，前撫張曜奏請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奉旨：『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又查接管案卷內，光緒三十年署臨清直隸州知州莊洪烈、堂邑縣知縣王福曾、館陶知縣向植，稟稱：『竊堂邑縣人武七，卽武訓，父宗禹，母崔氏，幼失怙，隨母行乞，所得食，必先其母，人皆稱孝。七歲母病歿，武七仍行乞。自恨不讀書，不識字，見鄉塾兒童就學，輒尾隨其後；羣兒頗厭辱之，則大憤，誓必教人人讀書識字。於是晝則行乞，夜則績麻，或與人磨米麥，得一錢存之。他人或與餅餌，食其殘者，而市其完全者，得錢亦存之。漸積漸多，先爲黠者所給。繼而里黨欽其行，乃爲存放生息。閱數十年，共積至萬餘串。先在堂邑柳林集捐置地畝，設立義塾。次至館陶見僧人了證在楊二莊（卽鴉兒莊）設塾，喜其同志，資助錢三百千，以贊其成。已而至臨清設塾於御史巷。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病歿於臨清，年五十有九。今臨清城西南有武訓義

塾，卽乞人所建，而州人以其名名之者也。訪諸耆老，僉云：武訓行乞三十餘年，未嘗費一錢，甘一飯。或勸置妻室，蹙然曰：有妻則有子，將耗吾資。竟終身不娶，積銖累寸，設學三州縣，宅舍經費惟備。並情首事董理之，已絕不顧問。惟師生有惰者，則長跪其前。因是人多敬憚之，成就日多。似此苦操奇行，應請奏知立案，俾免湮沒。』等情。臣查該員等所稟，在武訓歿後，故綜敘事實較詳。其所設學塾與捐錢之數，有在前撫臣張曜奏獎以後所設施者。以一乞人興學三州縣，捐資萬餘串，僅尋常旌表，誠恐苦操奇行，不足以示來茲，而風薄俗。自聖詔屢頒，學校踵起，教育義主普及，官立公立之不足，必藉私立以輔助之。國家又設爲種種獎勵，爲誘掖勸導之具。近數年間，荐紳巨室，偶有薄施其財產，以求合乎獎勵之數，傳一時之美譽者，此其人已百不一二；若以一乞人，竭數十年之血汗，無絲毫名譽之歆動，不娶妻置田產，惟孜孜興學，以償其必人人讀書識字之素願，其志量品格，卓立乎萬物之表，非所謂人能宏道者與！臣甚敬之佩之！前者，恭逢恩詔，採訪義行。臣愚以爲武訓之行，則可謂大義；武訓之心，則可謂至仁。合應仰懇天恩，特降綸音：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奇行。出自高厚鴻慈，作齊魯諸生之氣，誦聲庶達乎里閭，洗播間嘖嘖之

羞，有志盡成爲豪傑。並據署提學使羅正鈞詳請前來，臣覆查無異。所有義丐積資興學，籲懇宣付史館立傳各緣由，除造具事實清冊，分咨國史館、學部、禮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呈。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所有武訓生前事蹟，當時國史館已奉令爲之立傳。同時，梁啓超亦爲他特撰興學節略，以資表揚。入民國後，經多數教育家的宣傳，並將其興學事蹟列入教科書中。而南通的代用師範學校竟將武訓畫像與孔子像並列，其名遂喧騰中外了。後人有詩頌揚武訓道：

「莫道乞人無下場，誰知武訓盛名揚？線頭纏出千秋業，豆沫長流萬古香。」

附記一

武訓先生親手創辦的三處義塾，隨着時代的不同而演變。截至七七抗戰以前的情形如下：（一）崇賢義塾。校址初在堂邑縣柳林鎮的東門外，有學田兩頃，校舍一處；後移至柳林鎮內，改爲完全小學，共有學生七班。（二）鴉莊義塾。校址初在館陶縣鴉兒莊千佛寺寺旁，有學田兩頃，校舍一處；後移至艾寨張家祠堂，改爲兩級小學，共有學生五班。（三）史巷義塾。校址即在臨清縣御史巷，初成立時，僅有市房兩所，校舍一

處，在三塾中規模爲最小；後經「武訓第二」王丕顯先生，募捐擴充，有學田四頃，基金三萬餘元，改爲完全小學，共有學生九班，在三校中規模又爲最大。此外受武訓先生的感召，而創辦的學校如下：（一）武訓中學。設於堂邑縣城內，爲縣立師範講習所改辦。（二）堂邑館陶冠縣境內，各有武訓初級小學一處，是武訓先生的族孫金棟募捐創辦的。（三）泰安縣泰山附近，有紀念武訓小學十五處，是馮煥章先生獨力創辦的；後又在安徽巢縣分設幾處，均名爲紀念武訓小學。（四）綏縣包頭一帶，有紀念武訓小學二十餘處，是段繩武（承澤）先生獨力創辦的。段先生是軍人，曾充師長副軍長之職。因受武訓感召，不獨毀家興學，而且毀家移民，從事墾務。在綏縣包頭一帶，卓著成績。如果說王丕顯先生是「武訓第二」，則段繩武先生就是「武訓第三」了。但他更願將武訓精神輻射出去，以謀全民的幸福。段先生在世僅四十四歲。於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病故於四川歌樂山中央醫院。我想另爲專文紀念之。

附記二

山東自北伐成功以後，武訓各校負責人，即議定於每年國曆十二月五日，爲先生誕辰紀念日。各校每逢是日，即開會紀念。二十三年臨清武訓小學，曾擴大舉行先生九七週紀念日。

念大會一次，徵集各方名人撰文，印製九七紀念冊一本。並於臨清公園北端鳳凰嶺，建紀念亭一座，亭額係于院長右任所書。紀念亭四周植松數百株，樹紀念碑一方，碑文係名書家華世奎所書。開會時，教育廳長何思源親臨參加。不久由何廳長主持，於紀念亭中更立武訓先生石像一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五日，爲武訓先生誕辰百週年紀念日。由三校校董聯合呈請教育廳發起百週年紀念大會，並在教育廳成立籌備會。議定籌募鉅款，擴充武訓先生陵園地址，建築新式瑩墓祠堂。又請雕刻家丁雲樵在北平雕刻漢白玉石像（漢口玉出河北曲陰縣）以備樹立武訓祠內。並刊印特大百週年紀念冊一本，藉垂久遠。在款未募到前，先請省府撥款，從事籌備。當七七事變未發生前，已由省府撥款五千元，將擴充陵園地址購妥；正在運料籌畫建築，石像的材料已運至北平著手雕刻，而溝橋事變忽起，工事就告停止，紀念大會亦成泡影。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國立第六中學，及數分校同時舉行武訓先生百零五年誕辰大會，並刊印紀念冊一本，由孫秋舫君撰武訓行乞興學略一文。此爲武訓先生卓絕行誼，令後人懷念不置者。

附記三

本傳之作，意在將此曠代奇人，表揚於世，使國內每一個同胞，都注入些武訓精神，則

目前國家民族的一切困難，都可以使其粉碎；而將來的建國大業，更須有武訓精神貫注其中，則千頭萬緒的問題，始可以迎刃而解。西諺云：「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這話，似乎將整个人生分爲兩橛。陶淵明有一名句：「即事多所欣」，即寓快樂於工作之中，那才是正當的調整的人生。換句話說，也就是藝術的人生。請看武訓先生的無時不工作，無工作不唱，才真正體現了「即事多所欣」的人生。豎蜻蜓，學馬跑，固然要唱；推磨，拉碓子，晒糞，鋤草，甚至打破頭，也要唱。吃好飯好菜，固然要唱；吃蛇，吃蠍子，甚至吃碎磚破瓦，也要唱。有這樣樂觀的精神，甚麼輕視、譏笑、侮辱，全不值他一笑。釋迦牟尼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懷抱，但總是把地獄視爲苦境；武訓先生，同是具着悲天憫人的懷抱，但他把地獄看成樂園。在別人看他是下地獄，他自己正覺得上天堂。這個奇特的性格，叫你無法捉摸；然而他是人間的光芒！因此，我願意表揚這個性格，所以對於他的記錄，不厭其詳。無奈他在世爲人，最是可歌可泣的時候，反不爲世所重，無人爲他作「起居注」，故流傳下來的事蹟總嫌太少；但因此愈覺可貴，只要得到一星半點的材料，也不忍割棄，行文或因此拉雜，在所難免。再則此時參考材料又缺乏，亦令人奈何不得。而且同是一件事，彼此

記載不同，有時還許衝突，也往往無所適從。遇此等處，只得審情度理，姑從一說。也有原是疑問的，只好存疑。要之，此文有待商量之處甚多；修改訂正，惟有俟諸來日。今列參考書文，敬謝原作者！

(一) 段承澤：武訓先生畫傳

(二) 徐晉：乞丐興學記

(三) 張道平：武訓先生

武訓先生的人生觀（未發表）

(四) 孫寶賢：記武訓先生興學事

(五) 孫秋舫：記行乞興學的教育家 武訓

(六) 劉半農：武七先生的人格

(七) 吳鼎：紀武訓先生誕辰

本傳對於以上書文，採用段承澤孫寶賢兩先生最多。本文的次序，幾全以段先生的畫傳為線索；而附記一，附記二，更幾乎全錄孫先生的原文。孫秋舫先生的一篇，亦有很精彩的兩段探入。謹此聲明。

十一 武訓先生的生平

樂文甫

——一九四四年在重慶國立音樂院講演——

一，先生的生卒及其年譜——先生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公元一八三八·一二·五）生於堂邑西北四十里柳林鎮西之武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一八九七·六·五）卒於臨清御史巷義學（現臨清私立武訓小學）。計其一生，五歲喪父，隨母討飯，七歲喪母，寄食伯母家，十四歲爲族人作小工，十六歲出外作工，三易主人，二十歲開始行乞，立志興學。五十歲堂邑柳林鎮義學成立，山東巡撫傳見，專摺奏明，賞穿黃馬褂，賜建「樂善好施」坊額，仍行乞，建立臨清館陶義學，五十九歲卒。

二，先生的世系及命名——父宗禹，母崔氏，兄讓，排行第二，乳名武七，鄉人呼爲二豆沫，武訓係義學成立後，鄉人報官時所命，字蒙正，自號「義學正」，時人嘲爲「義學症」。

三，先生的立志及其裝飾——爲人作工，三易其主，均被欺，臥病破廟中三日夜，立志行乞興學，第一個歌問世：「抗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

院。」立志後爲引人注意計，剃髮留一桃形短髮，左右常易其位置，歌曰：「這邊剃，那邊留，修個義學不犯愁；這邊留，那邊剃，修個義學不費力。」且行且歌，若癡若狂，手持一銅瓢，肩背一個褙子。人給一文錢卽叩頭謝恩，歌曰：「義學正，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賞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四，先生的積錢及其放款方法——積錢之法有四：（一）討得食物美而完整者賣錢積存，粗而零星者自吃，喝齏水，歌曰：「吃好的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喝齏水不算齏，不辦義學真算齏。」（二）耍把戲豎蜻蜓蝎子爬供小孩騎耍，歌曰：「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的多錢也多。誰說不能興學。爬一遭一個錢，爬十遭十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我作馬讓你騎，你出錢俺出力，辦個義學不費事。騎得穩，爬得快，俺高興，你自在，修個義學永不壞。」（三）做活爲人推磨碓田鋤草等，歌曰：「推磨推磨，一斗麥子六十個，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給我錢我碓田，修個義學不費難。晒糞鋤草拉碓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四）捻線繩出賣，討飯時，並要破爛短小的線頭，結之捻繩出賣。歌曰：「捻線頭，纏線蛋，早晚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捻線球，修個義學不犯愁。」放款方法，積錢滿一串，卽找富戶跪求收用，月息三分，及其收利不爽，歌曰：「興義學，莫心煩，現

在已有二百十串，存本錢，生利息，求求館陶樓進士。」

五，先生的置產設學——置產署名「義學正」好壞的地都要。歌曰：「只要該着義學發，置地不怕置碱沙，碱沙也退沙也括，三年以後無碱沙；只要該着義學興，置田不怕置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後平了坑。」共置田二百七十餘畝，建房二十餘間，存現款二千餘串，成立堂邑柳林鎮義學，名曰「崇賢義學」，請當地舉人楊樹芳爲學董主持之。繼在館陶鴉兒莊建義學一所，請當地了證和尚主持之。後在臨清御史巷建義學一處，請施善政主持之。

六，先生的敬師及課徒——堂邑義學跪請壽張崔準先生任之。臨清義學請臨清王丕顯先生任之。先生勤則跪謝之，惰則跪求之。學生之勤惰以跪獎懲之。誠如陶行知先生作歌曰：「先生睡覺，學生胡鬧，我來跪求，一了百了。」

七，先生對於錢的觀念——（一）視錢如命，一生未消耗一文。（二）公私分明，其兄讓向其要錢，即作歌曰：「我的事，你別管，兄弟分居不相干。」其姪克信與之要錢，即作歌曰：「衆人錢，不養家，養家雷劈火龍抓。」對人發誓，歌曰：「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爲貧寒；誰養家，肥自己，準備天上雷神擊。」（三）獎勵節孝，冠縣張八寨張春和的

妻子陳氏侍姑孝，不能生活，慨與良田十畝，歌曰：「這人好，這人好，這人好，給她十畝還嫌少；這人孝，這人孝，給她十畝爲養老。」

八，先生對於後嗣的觀念——別人勸他娶妻及辦後事，作歌曰：「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義學爲生涯。不娶妻子不生孩，修個義學才無私。」「街死街埋，路死路埋，死了自有棺材。」

九，先生的精神——行乞終身，專爲他人，較釋迦牟尼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其希望是不墮輪迴升天堂得永生；耶穌基督之被釘十字架代他人受罪，其希望是升天國見天父享永樂。先生之希望是修義學，其歌曰：「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乾淨，臨死落個義學正。」這種精神，實無以名之，名之曰「武訓精神」。

十，先生的哀榮——先生卒於臨濟義學，葬於堂邑柳林義學之側，葬之日三縣士紳執紼送葬者萬人，學生痛哭失聲，鄉人竊竊私語曰：「誰說武訓沒有兒子！」卒後八年，山東巡撫袁樹勛，專摺奏請將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准入堂邑臨濟館陶三縣鄉賢祠，並於堂邑縣城建忠義專祠，春秋致祭，垂爲祀典。世人崇之曰：「奇乞」「義乞」，近更以「乞聖」許之矣。

十二 武訓先生簡譜

李瑞階

民紀前七三年十二月五日，先生誕生於山東堂邑縣城北武莊。

六八，先生父宗禹棄世。

六〇，就備於館陶某庠生家，每回里必甘旨奉母。

五七，因主人昧不予值，氣忿昏迷者終日，口吐白沫，遂棄備回家，以不識字受人欺爲恥。

五六，母崔氏棄世，先生哀慟異常。

五五，離兄棄家，開始行乞，雞髮髡狀，高歌乞食，毅然以興義學自任。

五〇，先生以乞食及工作所得，往同邑楊貢生請代爲權子母。

三〇，先生以冠縣張八寒張春和之妻陳氏，割股奉母，節孝可風，慨以所儲資購良田十畝贈之。

二五，先生積資逾萬，有同邑村民郭芬捐柳林鎮基地畝餘爲校基，遂建校舍，購學田，

柳林義學因此成立。

二四，堂邑縣知事郭春煦及山東巡撫張際奏准朝廷賜予先生「樂善好施」匾額。

二三，得館陶縣楊二莊僧人了證之助，又在該莊創立義學一所。

二二，臨清縣御史巷義學成立。

二一，裕德侍郎來臨清視學，先生攬輿求捐，得銀二百兩。

一七，六月五日，先生以疾歿於臨清義學內，享年五十九歲，遵遺囑移葬於堂邑柳林鎮

東門外義學旁。

五，山東巡撫袁樹勳奏請朝廷，准爲先生宣付國史館立傳。

民紀十年，大總統徐世昌頒賜先生「熱心公益」匾額。

二十七年二月，國民政府明令褒揚。

十三 武訓先生年譜

周拔夫

清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十九日卯時民國紀元前七十四年（公元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先生誕生在山東省堂邑縣武莊，父宗禹，母崔氏，長兄謙，次兄讓，命名「七」。

楊樹芳等爲義行堪表據實瀝陳稟上說：「堂邑縣西北柳林鎮西武家莊，有武姓行七者，鰥居不娶，素無名字，現年五十一歲。」這是光緒十四年之公稟，先生尙未用「訓」作名。堂邑縣知縣金林二次請獎文上說：「楊樹芳稟稱，竊查柳林武莊耆士武訓卽武七者，年五十九歲，……茲於四月二十三日病故。」這是光緒二十年先生卒後的詳文，可見「訓」字爲名，是請獎人楊樹芳代他擬的。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先生八歲。

這年八月二日，先生的父親宗禹卒。

楊樹芳等爲義行堪表據實瀝陳稟上說：「早年，其父宗禹去世，與母崔氏，兄武讓同居度日。」

張道平民世系上說：「宗禹嘉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巳時生，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二日辰時卒。」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先生十三歲。

從兄長謙學農事。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先生十六歲。

受人僱用做長短工，得到工資必定買些好東西給他母親吃，有人給他點美味，他趁夜間抽空送給他母親，就是離家二三十里也是這樣辦，大家都稱他是個孝子。

楊樹芳等爲義行堪表據實瀝陳稟上說：「其性至孝，凡爲長短工得錢必市佳食以供其母，人有給以甘旨者，卽遠在二三十里外，亦必夜歸以奉其母。」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年）先生二十歲。

這年在館陶縣協店張秀才家專作長工，勤儉操作，很得主人的信託，到年底向主人要工錢，主人混賬，欺他不識字，就憑捏造的假賬和他計算，他發急了，就賭咒說：

「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你省錢，俺受貧，準備上天有鬼神！」

張秀才聽他對天發誓，就喝着手下人把他痛打了一頓，他受了這無理的凌辱，就氣得

昏絕。好像呆了樣的幾天不吃飯。最後覺悟這上了不識字的當。本來幼年的時候曾經要求過母親許他上學，但是因為赤貧沒能辦到；有一次到學塾窗外聽人念書，被小學生嘲笑侮弄一番，他的好學的心靈是已經受了重創的，現在又被人混了賬，他深深覺悟到貧苦子弟不得讀書的痛苦，決定從此再不爲人做長工，背着褡子，拿着銅杓子，戴着破帽頭，穿着爛棉襖去討飯，立志積錢，修個爲貧苦子弟讀書的義學院。當行乞時，嘴裏咕咕嚶嚶唱着他隨口自編的歌詞：

「抗夥被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要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山東巡撫袁樹勛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摺上說：「自恨不讀書不識字，見鄉學兒童就學，輒尾隨其後，羣兒頗厭辱之，則大憤，誓必教人人讀書識字。」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先生二十二歲。

這年將所積存辦義學的錢，被他的姐夫用替他出放生息的方法騙去了，他直氣得口吐白沫，又是幾天不吃飯，經大家的勸說安慰，才恢復常態，從此都叫他「武豆沫」。他很自信的說：

「只見善人蓋高樓，那有惡霸行到頭。」

他修義學院的志向越法堅定了，除了討飯以外，又作種種苦工。楊樹芳等爲他義行堪表優實，瀝陳上說：「以傭工之錢所入無多，乃計日作工，凡挑擔、拉車、推磨、拉砵，卽極堅苦之事，苟可以獲利者，無一不爲。」

他出賣勞力的時候沿街喊着：

「除糞、鋤草、拉砵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註——砵子乃用以壓地者）。

這樣牛馬似的勞苦他全是爲賺錢修義學，所以唱着說：

「又當騾子，又當牛，修個義學不發愁。」有人叫他玩些雜耍，他就兩手扶地，頭向上，兩腿挺直朝上，全身倒立，來一個豎鼎。或是用手代腳在地上學蝸子爬。同時嘴裏唱着說：「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得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

他行乞所得的較好點的食物再轉賣出去，自己吃那些霉爛的和糟糠菜根等，人問他爲甚麼這樣的自苦？他唱着答道：

「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山東巡撫袁樹勛奏義丐武訓集資興學請村史館立傳摺上說：「晝則行乞，夜則績麻或與人磨米麥，得一錢存之，他人或予餅餌，食其殘者，而市其完全者，得錢亦漸多，先爲黠者所給，繼而其里黨欽其行，乃爲存放生息。」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先生二十三歲。

在這年把髮剃去，成了和尚頭，但在額角上留着一塊短髮，左邊剃去，就留着右邊，右邊剃去，就留着左邊，這也是以誌聰學的標記，人家問他甚麼道理，他唱着說：

「左邊剃，右邊留，修個義學不煩愁；左邊留，右邊剃，修個義學不費力。」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五）先生二十九歲。

這年把行乞、作工、玩雜耍辛苦所積的錢，在夫人寨連二寨布寨一帶置地四十畝，準備作義學田，夫人寨之地內有土坑數畝，碱沙十餘畝，人家問他何以買這樣的下田呢？他除了貪圖地價低廉之外，很自信的唱着說：

「只要該我義學發，置地不怕置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後無碱沙。」

柳林小學撰武訓先生年譜上說：「是年置地四十五畝，以爲學田，該地坐落夫人寨連二寨布寨一帶。」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先生三十一歲。

這年八月十日，先生的母親崔氏卒。和謙讓兩兄析居，就把他分得的三畝地變賣了京錢一百廿串，並舊存的一百多串，抗着去懇求館陶縣婁家塔頭村武進士婁峻嶺，文生婁崧嶺代他存放生息，以免再受欺騙。婁先生本是有身分的縉紳，那裏肯替這有「義學症」的叫化子存錢呢？當然是拒而不納，可是他因為以前受了小人欺騙，這次非把這老本存在德隆望重的婁先生的家裏不可。他的要求，得不到應許，他就在婁先生大門外，直跪着，足足跪了一天一夜，婁先生看他有此誠意，又受他磨耐不過，就收下這二百多串錢，並代存放生息，武訓從此付託得人，高興極了。

柳林武訓小學撰武訓先生年譜上說：「是年母崔氏去世，旋與兄析居，得業地三畝，變價京錢一百二十千文，並舊存共二百餘千文，懇由武進士婁峻嶺代為生息。」楊樹芳等為義行城表據齊瀝陳上說：「至同治初年，伊母又去世，伊兄與之析居，遂將所分之地三畝變賣京錢一百二十千文，並前工作之錢共二百餘千文，自怨不能認字，被人欺騙，遂懇館陶武進士婁峻嶺，文生婁崧嶺，代為照管，分派輪使。」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先生三十二歲。

這年爲人作媒，藉得報酬，儲作建學基金，並立意成人之美。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先生三十七歲。

這年又添了積錢方法，就是檢拾婦女作線遺棄的破布廢縷，拈成線繩，或纏成線蛋出賣。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先生三十八歲。

這年魯西大旱，人民餓死的很多，他就拿出歷年辛辛苦苦所積的錢，糴了四十石紅高粱，懇託館陶西二莊卹若純先生替他辦理放賑。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先生四十三歲。

這年四月十八日先生長兄謙卒，遺一子名克信，先生對他二兄讓和姪克信，常有周濟。堂邑縣知縣金林造具武訓事實詳文上說：「該善士性最友愛，伊長兄夫婦俱早逝世，遺留一子，雖與兄讓分居，亦必時時顧恤。」張道平撰武氏世系上說：「謙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午時生，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卒，妻館陶國家塔頭魏氏。」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先生四十八歲。

這年冠縣城北張八寨張春和的母親有病想吃肉，張春和出外十幾年毫無音訊，家裏窮

得吃飯都很爲難，那裏還有錢買肉吃呢？他的兒媳沒辦法，祇好剝肉以奉姑。武先生聽說這樣的孝行，受了深切的感動，毫不吝惜的贈給他婆媳十畝良田，以爲養老孝親之資。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先生四十九歲。

這年冬季把所有典買的地二百三十餘畝，存錢二千八百餘串，和舊有的武家莊宅房一所，一併託柳林鎮的富紳首生楊樹芳等經理，要在柳林鎮擇地創建義學，楊樹芳勸他在武家莊設立，他因爲嫌那裏局勢狹小，並怕日後被武氏爭佔，才決定設在交通便利而有人負責的柳林鎮。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先生五十歲。

這年的春天郭芬把柳林鎮東門外的地捐助一畝八分七厘，就由楊樹芳等鳩工庀材修築義學，共建瓦屋二十間，大門二門各一座，四週的垣牆也都修齊，總共用錢四千三百七十八串，這建築費除先生自己積存的二千八百串外，下欠之數，全由當地的紳耆捐助彌補，每年地租總收入三百六十八串除去繳納七十串錢的漕糧外，統作了義學的經費。這二百九十餘串經費是如此支配的：教師束修一百串，新水三十串，下餘全作添

置器具之用。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先生五十一歲。

義學房屋修成了，定名為崇賢義塾，他親自跑到壽張縣聘請名儒癸酉科拔貢丙丁科舉人候選教習知縣崔準作教師，學生有五十多名，分成經蒙兩班，立了嚴肅的學規，這是他三十年牛馬生活，焦心積慮，日夜企望所成的第一個義學院。

當開學的那天設饌享師，他請了幾位紳耆作陪，自己侍立在階下，專等着磕頭進菜；席中人請他入座，他說自己是乞丐，不識字，不敢同桌吃飯，待筵罷，他吃些殘羹冷飯。有一次，教師晝寢，他一聲不響的跪在教師的床前，教師醒來，大吃一驚，他自覺赧赧然，從此越發認真教授，不敢稍怠。

他的塾裏見有學生嬉戲，或遇見學生曠課，他就跪在學生的面前，泣涕的勸說道：

「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讀書不用心，回家無臉見母親。」

學生經過他這樣誠懇的規勸，那裏再有一時一刻的怠惰呢！崇賢義塾的規矩非常謹嚴，這年堂邑知縣郭春煦查看義學，見他穿的衣服滿身補綻，破爛不堪，心起憐恤，善言嘉許，並給他十兩銀子，叫他添補衣服，他開始是執意不肯領受，後強他收下，

仍然捐入義學。

堂邑縣知縣郭春煦爲好義堪嘉詳文上說：「經卑職因公下鄉之便，往看義學所建房屋，工堅料足，經理有方，可期久遠。傳驗該鄉民武七，誠實樸訥，悉與紳耆楊樹芳等公稟符合。卑職憐其衣如懸鶩，當卽予銀十兩，令其添補衣履，該鄉民始則堅辭，繼仍收歸義學，似此克己利人，實足令人欽敬！」

這年九月初九日，清廷准給「樂善好施」字樣，作爲旌獎。

山東巡撫張曜奏請建坊片上說：「臣查武七捐助義學經費京錢統計七千餘串，合銀二千兩以上，與建坊之例相符，仰懇天恩，俯准堂邑縣民人武七自行建坊，給與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奉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先生五十二歲。

這年義學田一百九十畝五分二厘，稟請堂邑縣知縣郭春煦造送義學房屬地畝詳文，請以光緒十五年爲始，歸入官捐，由現任縣官按年捐納，免其承完。

行乞本是一種萍蹤無定的漂流生活，在這年他行乞到館陶縣，借宿莊科村千佛寺和僧

人了證談得很投機，就拜了證爲師，了證就把自己的蓄儲傾囊相助，在楊二莊買學田八十多畝，宅基一所，建房十餘間，創修第二所義學院。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先生五十三歲。

這年館陶楊二莊義學成立。

有人勸他娶妻抱子，預備養老，祖宗也可奉祀不絕，他因爲娶妻生子，便有室家之累，免不了消耗金錢，所以他堅不同意，並編成歌詞來表明他志願獻身社會，犧牲救世的信念，這種「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倫理觀念，在常人認爲天經地義，必須遵守，他卻漠然置之，又唱着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註）義學症乃武訓自稱之辭。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先生五十四歲。

這年他常到臨清縣的城鄉一帶行乞，臨清自從遭遇了洪楊時代太平軍的浩劫之後，貧家失學子弟特多，他看見這種情景，又打動了他「修個義學爲貧寒」的念頭，就決定在臨清創修第三處義學院。提學使羅正鈞造具武訓事實請奏咨官什史館立傳文上說：

「光緒十七年至臨清州，其地咸同兵燹後，貧家失學較他屬尤甚。」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先生五十五歲。

這年得到臨清紳耆施善政、劉輝堂兩人的協助，至年底已募集很多的錢。

自己攜帶着到各處分散之外，又在臨清城設立善書會，任人閱覽，以廣宣傳。

提學使羅正鈞造具武訓事實請奏咨宣付史館立傳文上說：「又哀集善書於州城設善書會，縱人觀覽，每出行乞，必攜所印善書若干卷以散人。」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先生五十六歲。

這年侍郎裕德到山東視察學務，在臨清時候，先生攬輿募捐，裕德捐給二百兩銀子，加上舊存的，就在臨清西關御史巷，化了四百兩銀子，買宅基一所，作為修建義學的校址。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五十六歲。

這年臨清御史巷的義學院開工，由施善政、馮長泰諸耆紳代為督工。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先生五十八歲。

這年繼續行乞募捐，建築御史巷義學，年底工程完畢，除存款外，又添買舖房二處，

學田六畝，年可有三百多串錢的收入，義學經費可以足用。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先生五十九歲。

這年春季臨清御史巷義學又告成立，四月初間，先生臥病臨清御史巷義學內，他靜靜的躺在義學房簷下，不吃飯也不服藥，每天只喝幾口清水；雖然在病中，但一聽到學生們讀書的聲音，臉上馬上會現笑容，心裏彷彿得到了無上的安慰。二十三日（民國紀元前十六年六月五日）正午，先生卒。先生面貌很醜，狹額寬頤，嘴唇扁皺，狀似老嫗，顏容極其慈祥和藹，見者莫不願和他親近。當時三縣義塾師生聽到這個噩耗，如晴天霹靂，都痛哭失聲，遵從他的遺囑，安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東壁外。

山東巡撫袁樹勛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摺上說：「光緒二十二年四月，病歿於臨清，年五十有九。今臨清城南有武訓先生義塾，卽乞人所建，而州人以其名石之者也。訪諸耆老，僉云武訓行乞，未嘗費一錢，甘一飯，勸置妻室蹙然曰：『有妻則有子，將耗吾資，』竟終身不娶，積銖累寸，設學三州縣，宅舍經費請事首董理之，已絕不過問，惟學生有惰者，則長跪其前，因是人多敬憚，成就日多。」

十四 武訓先生的軼事

李士釗

——紀念武訓先生一〇九年週年誕辰——

去年冬天一個風雪嚴寒的夜裏，在南京紅紙廊一座華廈的小客室裏，同一位六十五歲張省三老先生談起一些關於武訓先生的軼事，因為他是親眼看見過武訓先生其人的，當武訓先生病逝在臨清御史巷義學的時候，他已經十五歲了。在他的記憶中，從六七歲到十四歲的七八年間，時常同武訓先生見面，而且家庭間同武訓先生有些來往，他自己親自同武訓先生辦過交代，下面的記述是他追憶兒時的經驗，有些不免是山東的方言，但是那種樸實的語言，正可深切的刻畫出武訓先生的人格及其生活，又都是後世所罕聞的軼事。

我六歲的時候，已經認識他。只知道他叫「武二豆沫」，是要飯的「矮哥巴」（註一）。到七歲的時候，先嚴就囑咐我以後不要再叫他「豆沫」。「這個人很公直，爲公不爲私，應該恭敬他，不要像一般人拿他取笑或胡鬧。」從此我才知道他同一般普通要飯的不是一等人。

後來我常看到他拉磨、吃樹皮，甚至有人玩弄他吃屎喝尿我都不忍的看他。我的母親很敬重他的爲人，憐憫他的生活刻苦，每逢他到我莊村來的時候，常叫我給他送些菜和乾糧。母親說：「這個人沒吃過麥子麵和整個的乾糧，乾淨一點的整乾糧，他都拿去買掉換成錢。你要看着吃完，他要不吃，你就別給他。」我常看着他吃飯，不吃不給他，他則用許多方法哄得我給他了事。他的錢都放出去行息生利，作爲辦義學的經費。

他行動不離的帶着一個布啓子和一把銅杓，他的銅杓，又當鍋又當盆，清晨用他洗臉，晚上用他燒飯，他洗臉的程序，與衆不同，每次必先端起杓來嚥一口水下去，他說：「洗臉必須洗心！臉可以不乾淨，心則不能不乾淨！」我小時常聽人家說，武訓十七歲的時候，開始在館陶薛店李廩生家中扛活，李廩生是個發了棍財的訟棍，治了四頃地，家裏僱了四十多個扛活的，他扛了七年活，沒支過工錢，後來找李廩生要錢的時候，李則訛詐他早已支完，並且拿出假造的賬本來，說的有憑有據。他受了這次欺侮以後，在薛店莊西頭小廟旁邊的樹下頭睡了三天沒動，有的人以爲他死啦。三天以後，他起來之後，只是一唧唧咯咯「不知說些甚麼，一般人以爲他真瘋啦！說的都是胡塗話，有的以爲他是有了別有天地的醒悟了。等到他五十幾歲以後，義學已經辦起來，他的名聲已爲社會上重視的時候，有人問他爲何不向

李家要回他七年沒付的工錢，總比他自己吃屎嚙尿討來的錢要強些。他說：「既往不咎，可怕！可怕！了不得！了不得！」有人再問他「何以了不得呢？」他把以上的話重說一遍。別人也不懂他的意思。在武訓沒死以前，館陶的李家死得只贖了一個人，家產也蕩然無存，大家都知道李家的罪是不可贖的了！否則武訓不至於不跟他討賬了。

武訓天天背着要飯的那個布襖子上多一個小襖子，前邊裝的黃豆，後邊裝的黑豆，當他在我家住夜時，常常反來覆去的來回查數，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宋儒講究慎獨，也許有要這個法子的。

武訓到晚年的時候，很有談吐，無知的人以為他仍舊是個瘋子而已。有見解的明達之士，多半喜歡同他攀談，因為他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窮要飯的，能夠出口成章一說就是一套，有一次我曾見過一個沒精打彩的聰明人嘲笑武訓說：「豆沫！你實在不豆沫！你心裏明白，你想藉着興學到處斂錢養老吧！」武訓並不生氣，他說：「甚麼人說甚麼話！甚麼蠅子下甚麼蛆！可惜！可惜！」

有一次天旱的時候，先嚴見到武訓同他說笑話，問武訓：「甚麼時候下雨，你也知道不？」他毫不猶疑的回答說：「我知道兩三天內有雨。」先嚴說：「如果三天以內下了雨，

我捐四十吊錢給你辦學校！」武訓很堅決的問：「下了雨我就來拿錢！」三天之內果然下了雨，先嚴告訴先母說：「我前天同武某人笑話，現在果然下了雨，這四十吊錢，非給他不可！」先嚴乃叫我細四十吊制錢，二十吊一細分爲兩細，預備他來拿。一個月以後，他果然來拿，因爲太重拿不走。他告訴先嚴說：「下雨的那天，我早就收了你這筆錢了，現在就把它存到你這裏，請按三分行息。」先嚴說：「我應該付你四十吊錢，請你拿去交給別人收放吧！」武訓說：「這四十吊錢，一定存到你這裏，我再有錢時還要往這裏存。你要不答應，我就給你磕頭。」先嚴知道他是爲了公事，乃代其存款。

武訓到老年的時候，常給人家說媒，每說必成。各縣的縣官都敬重他。當時一般封建家庭的婦女，常遭受無理的壓迫，武訓常常面告訴地方官替他申雪。有些有錢的人就想託他代打官司，不管你是送他多少銀錢，一律嚴辭拒絕。

武訓的話，雖然都很粗俗，但意思都很深遠，值得發人覺醒。無論誰同他談話，一定問必答，一答又必自成一套像首詩樣。

武訓的祖父叫武景二，是一個會看風水的星相家。遠近都知道他的大名，他家的後人問他：「你天天給人家看風水，爲何不爲自己看看呢？」景二說：「我是寒家貧苦，不敢像富

貴人家的妄求，我知道我家的後世將出異人！」後來果然出了武訓，當時的一般人并不以爲武訓是聖賢，他實在是一個異人。

我剛記事的時候，鄉下尙盛傳武景二的事，鄉俗裏因爲他懂天文，揣度事很準確，又會算卦，都以爲他是一個近乎神仙的傳奇人物。

我小時多次送飯給他，先母都囑咐我看着他自已吃下去再走開，但是多次都被他說服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

武訓所辦的義學，以堂邑柳林的崇賢義學爲最大，當時房子落成開學的那天，先生學生都在吃飯坐席，他堅決不肯入座，後來給他一斤饅饅一碗菜，想不到隔了一會，他已經跑到案上換了幾個磚回來，他的勤苦自甘，於此可以想見。

武訓病死在臨清的時候，大家都以爲他肚子裏的腸胃受了傷，因爲他吃過蠟子、長蟲（蛇）、破磚爛瓦，甚至屎尿等不潔的東西，一個鄉下的壯漢也受不了，何況他一生都在苦難中修行呢？

武訓不論到甚麼地方，都先放下杓子簍子，然後坐在地上同人談話，到處見大官也如此，到濟南見山東巡撫張曜時也是一樣。

武訓先生在我童年的記憶裏，烙印很深的印子，我失悔那時幼年無知，只知道跟他玩，不知道向他領教，更不知道他的知識比我高到多少萬倍。

張先生的一席話，繪聲繪影的描寫出來的武訓先生，活活像站在我們面前，我正還有些話要問他，壁上的鐘已指向十二點了，守門的人催著要上門，我辭出門時，外面的雪飛得正大，當我回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館睡在牀上的時候，還不斷的在想像他們對話的情景，這都是關於武訓先生的一鱗一爪的史料，我應該使更多的景慕武訓先生其人的朋友們知道。

註一：「矮個巴」爲山東臨清土話「矮個子的意思」。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記於上海武訓學校

十五 武訓先生的軼事補遺

李士釗

——紀念武訓先生一一〇週年誕辰——

鄉先輩某先生幼時亦曾親自見過武訓先生其人，常述及武訓先生的生前軼事數則，爲過去一般紀傳中所未記載過的，茲爲紀念武訓先生一一〇週年誕辰，特分誌始末，俾供史家參考。

(一)武訓先生中年時代，爲了堅持他行乞興學的決志，每天到各村莊要飯，晚間經常寄宿在廟裏，不管風霜雪雨的任何天氣，他必定朝出夜歸隨身帶了他的全副家業——破布襪子舊銅杓，有人看見他每當回到廟裏睡覺的時候，進門時必號洶大哭，既哭之後，則寂然無聲的一覺到天明，照常外出到處乞討，出了廟門之後，則依然歡天喜地樂不可抑的與人談笑，絕無慍色的周遊四方。鄉人以爲這是武訓先生的自修功夫。也有人認爲這是武訓先生苦行的具體表現。更有人認爲這是武訓先生的堅苦意志的最高形態和任何聲色物慾所不能動搖的信心。

(二)武訓先生生長在山東西北部落後的農村中，他每當看見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因為受到當時那種無理性的封建酷刑——纏足而啼哭終日的時候，他常以不忍人的心情發出天良的呼籲：

『大姑二姑你別哭，修個義學來念書。』

武訓先生雖不是甚麼哲學家之類，但從這一句話中，可以反映武訓先生的心目中是有「男女受教育的機會應當均等」這個基本觀念的。遠在七八十年前的中國社會中，能有這種提倡女子教育的動機，實在應當認為武訓先生是人類先覺者的明證。

(三)武訓先生老年時代常在各鄉鎮廟會中席地而坐的擺成攤子勸賣善書，自然這些善書的內容，不外乎勸善規過的倫常大道理，武訓先生每當向那些求神保佑燒香還愿的人勸買善書時必說：

『上廟去燒香，不如在家孝爹娘。』

這句話雖然是北方民間流行的口頭禪，但在那個時代那種時機，武訓先生能發出這種有力的言語，主張破除無謂迷信的消耗，表現出注重腳踏實地的實用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於上海

十六 關於武訓先生的傳記

李瑞階

給一個已死去了的人作傳，就等於是對某人蓋棺論定。作傳的人佔在被作傳的人的第二代，本可以毫無掩飾毫無顧忌，不受時代影響，很客觀地給某一個人作一個一生行爲的素描，事實上作傳的人往往不盡能如此；這其中的原因，除了作傳的人主觀上的愛憎過甚，及故意歪曲事實或誇大事實外，更重要的是對被作傳的人的家世，社會及時代未能有深切的認識與瞭解，所以說來不是失實就是未能抉出問題的核心。就武訓先生的傳記而論，由他生前被政府獎勵的文狀及他死後的傳記，都不免說他是奇丐異行，更有的對他的家世及社會環境一筆抹殺而一味泛論，遂使得武訓先生成了怪異，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了。其實武訓先生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一生盡作些極平凡的事（如行乞，推磨鋤草等），這些事在能作傳記的知識分子的眼裏，就感覺無話可說。武訓先生的興學，乃是切切實實的覺悟，正正當當的行爲，這是從勞苦大眾中產出的智慧之光，又遠超過一般知識分子的智慧之上，故知識分子對之只能驚奇讚歎，而不能作一詳細說明。孔子說過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武訓先生正是不移的

人，一般知識分子均非上知與下愚之列，他們對武訓先生怎能有澈底的瞭解呢？相傳武訓先生在晚年也曾預言過滿清將亡，民國將興，這視之爲另一知慧之光亦可，視之爲後人的附會亦可。不過武訓先生確是人民世紀的先驅者，他是在人民大眾中解悟出來的，應當有過人的知慧及先見之明，不然的話，他爲什麼興學育才而不治產成家呢？可惜中國的知識分子老早已脫離了勞苦大眾，他們是在上知與下愚之間的移動人物，祇配向帝王謳歌，爲富貴畫像，很少能注意到勞苦大眾的事蹟，卽是偶然觸及，也因已超過他們的視野，不是驚爲神奇，就是目眩口呆，莫知所云。武訓先生的事蹟，數十年未能在傳記中有一翔實的敘述，及正確的解答，其原因就在此。編者在民國二十三年主編堂邑縣志時，曾搜集許多資料，忠實而翔實地爲武訓先生作了一篇傳記，可惜事隔十餘年，底稿未在身边，而資料又多所遺忘，不能再爲錄出，以昭翔實。今當人民世紀展開的時期，風雨晦暝，端賴促使勞苦大眾有所覺悟，故於本書之末，寫出如上的感想，使一般讀者可能對武訓先生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